**第六章 學派之分裂**

**第一節 二部、三系、四派**

（pp.97-104）

上圓下波法師指導

學生 釋洞岸 敬編

2016/1/14

**壹、總說 。**

**（壹）七百結集，初分根本二部**

佛世一味之教，以七百結集，初分為聖大眾部及聖上座部，謂之根本二部。

**（貳）佛元百三十年頃，三系鼎立**

次於佛元百三十年頃，[[1]](#footnote-1)於上座部出分別說者，合為大眾、上座分別說及上座之三系，成鼎立[[2]](#footnote-2)之勢。

**（參）大天南行，佛元二百年頃，成四大派**[[3]](#footnote-3)

◎迨[[4]](#footnote-4)大天等率眾南行，其上座系之沿恆河北岸及雪山麓而東進者，別出犢子部。其在西北印者，自稱說一切有部以別之，成四大派。《寄歸傳》云：「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5]](#footnote-5)蓋[[6]](#footnote-6)謂此也。

◎其弘布之區域，略言之，則大眾系在南印，說一切有系在西北印，分別說系在中印，犢子系則在中印之東北，亦間[[7]](#footnote-7)及[[8]](#footnote-8)西南也。[[9]](#footnote-9)

┌─上座系────┬──犢子部

┌─聖上座部──┤　　　　　　 .└──說一切有部

一味之佛教──┤　　　　　　.└─上座分別說系…………上座分別說部

└─聖大眾部…………大眾系…………………大眾部

**貳、詳論**

**（壹）根本二部之分**

**一、就事相明分化之機理**

**（一）辨五百結集時啟分化之端**

**1、明「學風之差異」**

〔p.98〕五百結集時，多聞第一之阿難，說小小戒可捨；辯才第一之富樓那，說內煮等八事可開。[[10]](#footnote-10)以[[11]](#footnote-11)視頭陀第一之迦葉，持律第一之優波離，誠[[12]](#footnote-12)有間[[13]](#footnote-13)矣[[14]](#footnote-14)！[[15]](#footnote-15)

**2、論「史料之遺痕」**

經、律多不滿阿難之辭，佛滅且數年，迦葉猶責阿難以不諳[[16]](#footnote-16)律制如童子；陀娑婆羅[[17]](#footnote-17)猶責其袒釋種而啟諍。不必有此事，而「戒勝於聞」，戒律第一者之上座獲勝，則顯然可見也。

**3、結義**

時釋尊涅槃未久，未有部別之名，而戒、慧之各有所重，實啟分化之緒[[18]](#footnote-18)矣。後之學者，法宗[[19]](#footnote-19)阿難，律推優波離，仰[[20]](#footnote-20)之如日月；法、律雖等學而未嘗[[21]](#footnote-21)不軒輊[[22]](#footnote-22)其間。

**（二）辨七百結集時成分化之實**

**1、明｢東西二系之爭岐｣**

七百結集時，波利系[[23]](#footnote-23)與跋耆系相左，**亦不出重戒、重慧之爭。**

**2、論｢各部傳說之差異｣**

◎律典惟傳其判決十事，[[24]](#footnote-24)一若[[25]](#footnote-25)聖教還復其和合清淨者，

◎然依銅鍱者所傳，波利系未能屈[[26]](#footnote-26)跋耆系就範[[27]](#footnote-27)，且或受黜[[28]](#footnote-28)於毘舍離。跋耆系自行結集，初二部之分：波利系多耆年上座，稱上座部；跋耆系眾至萬人，稱大眾部。

**二、約二部顯合離之得失**

**（一）總明僧制之效**

佛教僧制，**尊上座而重大眾**。**行、坐、食、宿，以戒臘為次，尊上座也。羯磨則集眾，斷諍則從眾，重大眾也**。**僧制尊上座而重大眾，合之則健存，離之則兩失，必相資**[[29]](#footnote-29)**相成**[[30]](#footnote-30)**而後可**。[[31]](#footnote-31)

**（二）別辨二部之優劣**

以上座多耆年[[32]](#footnote-32)，急於己利；重律則貴乎受持，謹嚴[[33]](#footnote-33)篤〔p.99〕實[[34]](#footnote-34)是所長，而常失於泥古[[35]](#footnote-35)。大眾多少壯，重於為人；重慧則貴乎巧便[[36]](#footnote-36)，發皇[[37]](#footnote-37)揚厲[[38]](#footnote-38)是所長，而常失於好異[[39]](#footnote-39)。

**（三）結嘆**

◎佛世之相資相成者，百年而相爭，惜哉！

◎僧事決於大眾，大眾之勢必日張，非上座者傳統之可限也。然輕上座而重大眾，必至尚感情，薄理智，競新好異，鹵莽[[40]](#footnote-40)滅裂而後已！

**三、依傳說辨分裂之緣由**

◎此二部之分，大眾系及分別說系，謂因於戒律之歧見；說一切有及犢子系，則視為教理之爭，理應兼有之。然二部分裂之初，律猶重於法，蓋[[41]](#footnote-41)多聞者起與持律者異也。

◎大眾系於**律**，貴得其大體，而上座系深入其微。得大體則開遮貴通，作法務簡，或不免於脫略[[42]](#footnote-42)。入微則開遮[[43]](#footnote-43)從嚴，作法惟密[[44]](#footnote-44)，未免拘滯[[45]](#footnote-45)瑣碎。

**法**則反是，大眾好博，得力於歸納，直觀；上座則尊舊，得力於推衍[[46]](#footnote-46)分別。

一則多聞求悟，學貴化他；一則持律守寂，學務律己。

◎此二系精神之異，其初甚機微[[47]](#footnote-47)，及其至也，已將背道而馳[[48]](#footnote-48)，而況加之於師承之別，語言、交通之礙，民族文化之激盪於其間哉！

◎七百結集，乃分裂之一緣，非其本也。

|  |  |
| --- | --- |
| 上座部 | 大眾部 |
| 上座多耆年，急於己利；重律則貴乎受持，謹嚴篤實是所長，而常失於泥古。 | 大眾多少壯，重於為人；重慧則貴乎巧便，發皇揚厲是所長，而常失於好異。 |
| 於律：上座系深入其微，入微則開遮從嚴，作法惟密，未免拘滯瑣碎。 | 於律：大眾系，貴得其大體，得大體則開遮貴通，作法務簡，或不免於脫略。 |
| 於法：上座則尊舊，得力於推衍分別；持律守寂，學務律己。 | 於法：大眾好博，得力於歸納，直觀；多聞求悟，學貴化他。 |
| 此二系精神之異，其初甚機微，及其至也，已將背道而馳，而況加之於師承之別，語言、交通之礙，民族文化之激盪於其間哉！ | |

◎參 開仁老師指導，釋傳法重訂，《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講義，（2011），第四章，第二節、〈教內對立的傾向〉。

**四、舉二部之史料述同一表徵**

**（一）引證並釋義**

**1、大眾系所傳（《舍利弗問經》之說）**

◎大眾系所傳，如《舍利弗問經》（參〈僧祇律後記〉[[49]](#footnote-49)）說：中印佛法，經一度破壞已，後有善王信佛，佛法乃復興。一長老比丘增益迦葉結集大眾常用之戒〔p.100〕律，佛教以是起諍，行籌[[50]](#footnote-50)以公決[[51]](#footnote-51)之。「學舊者多，從以為名，為摩訶僧祇部。學新者少而是上座，從上座為名」。[[52]](#footnote-52)

※《舍利弗問經》置此事於弗沙密多羅滅法之後，固[[53]](#footnote-53)犯有時代之錯誤，然其以較簡要者為舊來大眾所常用，以上座之推衍繁密為後起，則深得其實。  
與上座者所傳，若相反而實同也。

**2、上座系所傳（錫蘭《島史》之說）**

◎錫蘭《島史》云：

｢大眾之徒，違背佛教，破壞根本結集，別為結集，雜亂經文，壞五部（四含及雜）義。不知異門說、無異門說，了義、未了義及密意說，變更其義，附會[[54]](#footnote-54)解釋。於是棄甚深經、律之一分，別作疑似之經、律。**又廢波利婆羅**[[55]](#footnote-55)**（律之眷屬）、六分阿毘曇，波致參毘陀（無礙道），尼涕娑**[[56]](#footnote-56)**（解釋）及本生一分，別為更作而用異名。別為僧服，條色皆異，各自集會。**」

※上座學者責其廢「波利婆羅」等，蓋[[57]](#footnote-57)亦言其略也。

此等典籍，若例以儒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傳，《詩》之有序，《禮》之有記。  
學有師承而不無推衍附會，尊為根本結集之舊固不可，直棄之亦無當也。  
「本生」之別作，則傳說之或異；服色各異，亦諸部同風；別為制作[[58]](#footnote-58)，即別為結集。

**（二）結成**

得大者好略，入微者從[[59]](#footnote-59)詳，正[[60]](#footnote-60)不必據此為是非也。

**（貳）三系、四派**

**一、概說「三系、四派」的成立**

**（一）三系──大眾、分別說、上座**

〔p.101〕次二部而起者，傳說不一，以大眾部之傳說（藏傳）為近似；即次成大眾、分別說及上座三系。彼不明分別說之所出，然尋[[61]](#footnote-61)其流出之學派，證以錫蘭之所傳（分別說之一），可見其出於上座部，而取捨大眾系之善說成之。

**（二）四派──大眾、分別說、說一切有及犢子**

◎次於上座出一切有及犢子，此即合於義淨「大綱唯四」之說。

◎上座系學者馬鳴於《大莊嚴論》序云：[[62]](#footnote-62)「富那，脇比丘，彌織諸論師（北方分別說系之主流），薩婆室婆眾（一切有部），牛王正道者（犢子），是等諸論師，我等皆隨順」。[[63]](#footnote-63)此亦於敬禮其師長富那及脇尊者而外，等視上座三系而尊敬之。

◎上座有此三系，為探究學派源流者所不容忽略者。

**二、詳述四派之分流**

**（一）略敘**

自二而三，三而四，其經過不詳。

**（二）別辨**

**1、考其淵流**

**（1）分別說系**

◎分別說系之形成，即跋耆系之學說，影響於中印之波利系。當迦王之世，帝須即以「分別說者」自居，折中於東西之間，其成立應略早。[[64]](#footnote-64)

◎學說之傳承，銅鍱者自謂遠承阿難、優波離，近接耶舍[[65]](#footnote-65)、悉伽婆之統也。[[66]](#footnote-66)

**（2）犢子系**

◎犢子部（真諦譯可住子弟子[[67]](#footnote-67)，勘梵文有弟子二字[[68]](#footnote-68)）之法系，真諦曾敘之：羅睺羅是舍利弗弟子，皤雌子（犢子）是羅睺羅弟子，此部眾又是皤雌子弟子。[[69]](#footnote-69)

藏傳說一切有部律，傳自羅睺羅。

《婆沙論》謂犢子部所說，多〔p.102〕同說一切有，惟五六事少異，[[70]](#footnote-70)則犢子與有部為同源者。

◎然犢子系發揚之地，多初期大眾遊化之區。  
犢子之梵語婆蹉弗羅，與跋耆子之梵語同，亦與七百結集九代表[[71]](#footnote-71)之婆颯婆同；[[72]](#footnote-72)不可說之真我，亦略與大眾系之一心同。[[73]](#footnote-73)  
古今之論學派者，無不以犢子為上座系，則殊[[74]](#footnote-74)可異[[75]](#footnote-75)也。  
今以犢子弟子部，為波利西系之東下，多少折中大眾系者，當無大過。

**2、辨其實情**

**（1）論「分派及時代」**

**A、釋「分派」**

◎依有部之傳說：迦王之世，因大天五事之諍，佛法初裂為二部。

◎犢子系之正量部，亦謂佛滅百三十七年，魔化比丘，以五事破壞佛教成二部。  
※實則分成兩派，非初裂也。

**B、明「時代」**

《宗輪論》以佛滅百十六年，迦王居位；正量以五事之諍在百三十七年；此與《善見律》之達磨阿育，灌頂於佛滅二百十八年，滅諍於二百三十六年，相距適為百年。  
※當時有大德大天在，則知同其所指，惟銅鍱部多算百年之誤耳。

**C、擇論義**

迦王之世，非三部初分，已破為四眾，此如《異部宗輪論》云：「是時佛法大眾初破，謂因四眾共議大天五事不同，分為兩部」。異譯之《部執異論》云：「如是時中，大眾破散，破散大眾，凡有四種」（羅什古譯〔《十八部論》〕唯三）。當時有四眾之存在，固明甚者。

**（2）論「四派之師承等」**

**A、解「西藏所傳」之義**

◎調伏天[[76]](#footnote-76)、蓮華等，並謂佛滅百十六年，佛〔p.103〕弟子以四種語誦戒，佛教乃裂為大眾、上座、說一切有、犢子四派，與「大眾破散，凡有四種」之說合。  
其說四派云：一切有部以雅語誦戒，承羅睺羅之學統；大眾部以俗語，承大迦葉之統；正量部（犢子系之盛行者）以雜語，承優波離之學；上座部以鬼語，承大迦旃延之學統。

※此以師承及言語之別，敘四部分裂之因，頗有合佛子內以師承之異，外緣不同民族之語言、文化，而聖教乃為離破之實。

**B、解「有部所傳」之義**

奘譯《宗輪論》之四眾，即「一、龍象眾，二、邊鄙[[77]](#footnote-77)眾，三、多聞眾，四、大德眾」。《述記》或釋之云：「即持律者名龍象眾，尊者近執（優波離）之學徒也。  
惟是凡夫諸破戒者，名邊鄙眾，大天之類也。  
善持佛語諸經師等，名多聞眾，尊者慶喜（阿難）之學徒也。  
深悟幽[[78]](#footnote-78)宗[[79]](#footnote-79)，有道可稱，名大德眾，即阿毘達磨諸大論師，尊者滿慈（富樓那）之學徒也」。  
此以師承分四眾，與藏傳大似。或譯龍象眾為「大國眾」，與邊鄙眾相待，尤富區域之色彩。

**C、抉擇論義**

此四眾之別配四部，確定其師承，無關宏[[80]](#footnote-80)詣[[81]](#footnote-81)；知當時有師承、區域、語言不同之四眾存在，可矣。

**三、總結要義**

◎四眾諍五事而分二部者，以雖有四眾共諍，其或贊或否，不出兩大流也。有部與犢子〔p.104〕部否決之，大眾及分別說部（後之雪山部，許此有明文，飲光、法藏等或亦許之）贊同之。有兩大流則可，直視為初分大眾、上座二部，則非也。

◎自二而三，三而四，四眾諍五事，形成兩大流之對峙。  
有部、犢子部被抑，迦王同情於大眾及分別說系。五事之唱自大天，有部及犢子部，乃咒詛之如惡魔也。[[82]](#footnote-82)

**第二節 大眾系末派之分裂**

（pp.104-110）

**壹、參考文獻**

自根本二部分流為十八部，傳說多不同。

◎略舉其要者，  
世友之《異部宗輪論》所說，可簡曰(1)**有部傳**；《文殊師利問經》、《舍利弗問經》、[[83]](#footnote-83)藏傳之上座部說，並大同。  
錫蘭《島史》及《大史》等所載，可簡曰（南方）(2)**分別說傳**。  
藏傳犢子系之正量部，及大眾部，各存一說，可簡曰(3)**正量傳**，(4)**大眾傳**。  
四大派之傳說，猶大略具見。

◎餘若藏傳調伏天[[84]](#footnote-84)及蓮華之說，我國古三藏之說，並遊[[85]](#footnote-85)說無稽[[86]](#footnote-86)，不足信。

**貳、論究大眾系末派之分化**

**（壹）考分部之本末**

**一、比觀各部所傳之說**

**（一）上座系所傳**

**1、別敘諸說**

**（1）分別說部之說**

分別說傳：(1)大眾部初出(2)雞胤、(3)一說二部；又從雞胤出(4)多聞、(5)說假二部；後又從大眾出(6)制多山，本末共六部。[[87]](#footnote-87)

**（2）正量部之說**

此與正量傳之本末六部同；特正量傳名(2)雞胤曰牛〔p.105〕住，及以(6)制多山為牛住部所出而已。

**（3）有部之說**

有部傳謂大眾初出一說、說出世、雞胤三部；又從大眾出多聞部、說假部；後又從大眾出說制多山、北山、西山三部。

**2、總觀結義**

◎比觀三傳，則知有部傳於初分出者，多說出世部。後多北山，西山者，真諦舊譯缺西山；[[88]](#footnote-88)《文殊問經》有東山而無西山；[[89]](#footnote-89)藏傳之上座部說，有東山、西北、無北山，殊出沒不定。[[90]](#footnote-90)

◎分別說者謂佛滅二百年後，又出雪山、東山、西山、王山、義成山、西王山等六部。則知本末六部，據其初分而言，後時末派之分，要不出六山之外也。

**（二）辨大眾系所傳**

◎大眾傳謂大眾本末凡八部，即大眾、牛住、制多、雪山、東山、西山、王山、義成山。

◎於六山不舉西王山；於初期流出之學派，獨遺一說、說假、多聞、說出世四部，轉不若上座三家所傳之一致。其說出世等，不久即式微歟！轉化為大乘歟！

**二、取義表述**

依分別說者所傳，列表如下：〔p.106〕

┌─ 一說部

┌───┼─（ 說出世部）──────有部傳等多此部

大眾部──┼─┐ .└─ 雞胤部──────────┬──說假部

│ .└─── 說制多部　　　　　　.└──多聞部

│

└───── 雪山等六山部（各傳增減不一）

**（貳）明分派之時節因緣**

**一、概述**

末派分裂之時節因緣，多難確指，其為內積異見，外受熏染，經一期之醞釀，藉某一現緣而分裂，則大致同也。

玆依傳說而略辨之：大眾部學者住王舍城北之央掘多羅，以所見不同，初分三部。

**二、詳辨**

**（一）初分三部──一說、說出世、雞胤部**

**1、要述部執**

◎有好作概略之說者，如以一音說一切法，以一切法皆了義者，別出**一說部**。

◎有說一切佛語皆是出世間者，別立**說出世部**。[[91]](#footnote-91)

◎有以「毘奈耶」在調伏煩惱，衣、食、住小事，但求適宜，可勿拘於舊習，故頌曰：「隨宜覆身，隨宜住處，隨宜飲食，疾斷煩惱」。又以「達磨」在即解成行以求證，學者為己非為人也，故頌曰：「出家為說法，聰敏必驕慢，須捨為說心，正理正修行」。從彼部主種姓為名，曰**雞胤部**。[[92]](#footnote-92)

雞胤部學者多聞精進勝餘部，〔p.107〕其學風頗與中國之禪者合；菩提達磨從南天來，疑多所承襲也。探法、律之本，是能尊法、律者，然一切隨宜，其勢亦不可長矣！[[93]](#footnote-93)

**2、結示特徵**

大眾學者，理貴多聞，行務要約，故初期學派，多見理精深，行踐篤實，未可以末派之濫而薄之。

**（二）佛元二百年：多聞部、說假部（多聞分別部）**

**1、略論二部立名之由**

**（1）多聞部**

次有阿羅漢祀皮衣者，本外道仙人，值佛出家，能持佛法。佛滅時，於雪山中坐禪不覺。佛元二百年，從雪山來央掘多羅國，見大眾部惟弘淺義，乃具足誦出淺深之義，於深義中有大乘云。以所傳誦者，多於大眾之舊聞，曰多聞部。[[94]](#footnote-94)

**（2）說假部**

次有大迦旃延，佛之大弟子，以論義見稱。初住阿耨達池側入禪，佛元二百年頃來摩訶羅陀國，分別大眾傳之聖教，此是假名說，此是真實說；此是俗諦，此是真諦等。即多聞而分別之，故稱多聞分別部。多聞部以無常、苦等五音為出世，[[95]](#footnote-95)今分別謂亦是世間假施設，故亦曰說假部。

**2、評多聞、說假二部學風之利弊**

◎多聞、說假二部，並料簡[[96]](#footnote-96)舊說，融合新知；並以釋尊及門[[97]](#footnote-97)弟子從雪山來為分部之緣，其機[[98]](#footnote-98)甚微，**其事則可畏**。何者？**釋尊遺教之湮沒**[[99]](#footnote-99)**者，事之所必有，然博采**[[100]](#footnote-100)**舊聞，其取捨應如何其**[[101]](#footnote-101)**嚴！掘發新知，料簡舊說，探釋尊之本懷，推陳出新**[[102]](#footnote-102)**以覺世，亦理所應爾，然不應濫同佛說，用為教證！**（以阿毘（p.108）達磨為佛說者[[103]](#footnote-103)，同失）[[104]](#footnote-104)。

◎**古德不**[[105]](#footnote-105)**此之**[[106]](#footnote-106)**圖**[[107]](#footnote-107)**，竟概**[[108]](#footnote-108)**歸諸釋尊及門弟子之所傳！此風啟而淳源**[[109]](#footnote-109)**失**，昔之言釋尊及門弟子者，今則言長壽天、龍、夜叉；昔之言雪山者，今則言天宮、龍宮、夜叉宮、古塔、鐵圍山；馴致[[110]](#footnote-110)夢中之所見，定中之所覺，一一視為佛說。**相拒則部執紛然，相攝則瓦玉雜糅**[[111]](#footnote-111)**，佛弟子何可不深思之！**祀皮衣仙人[[112]](#footnote-112)與唱「優波尼煞曇」[[113]](#footnote-113)哲學者同名，[[114]](#footnote-114)**或謂此即暗示外學之濫入佛法云**。

**（三）佛元二百年滿已之第三次分裂**

**1、概說**

二百年滿已，承大天之學者，又多所分裂。

**2、詳明**

**（1）依史料探究**

**A、辨「傳說之大天五事」**

**（A）略述始末**

◎迦王之世，大天創說五事。[[115]](#footnote-115)大天住雞園，於布薩時，誦其五事之頌云：「(1)餘所誘、(2)無知、(3)猶豫、(4)他令入，(5)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

波利西系之學者，指為異端，因此起諍。

◎有部等為大天系所抑，乃譭其造三逆罪，以五事邪見欺學眾，如《大毘婆沙論》九十九卷說。[[116]](#footnote-116)

**（B）闡明五事**

大天之學德，毀譽不一；其所傳五事，亦解說或異，姑略言之：[[117]](#footnote-117)

(1)「餘所誘」者，天魔能嬈[[118]](#footnote-118)阿羅漢，令於夢中漏失（銅鍱者作「餘附與」，意謂天魔化作不淨，以啟羅漢之疑也）。

(2)「無知」者，阿羅漢有不染污無知，不明事物之相。

(3)「猶豫」者，阿羅漢有處非處[[119]](#footnote-119)疑，即疑事物之是否如此。

(4)「他令入」者，阿羅漢不能自覺，〔p.109〕要由師之開示而後能入。

(5)「道因聲故起」者，要痛感生死，誠唱「苦哉」，聖道乃得起（銅鍱者[[120]](#footnote-120)謂證初果之聖者，於定中唱言苦哉）。[[121]](#footnote-121)

前之四者，蓋以聲聞無學果為未盡[[122]](#footnote-122)。說一切有部等，以不染污無知、處非處疑等，阿羅漢已斷而猶現起；不由他悟，自覺自知。大天則指以未斷、不知，此其所以諍也。[[123]](#footnote-123)

「道因聲起」，藉語言以導悟心，開音聲佛事之端，亦非上座系所許。

**B、辨「傳教地緣之分佈」**

◎大天受命傳教於摩醯沙曼陀羅（今南印之賣索爾），**流衍於安達羅**，䭾那羯鑠迦（今之海得拉巴）。

◎承大天五事之學者，又分為多部，如在東山者，名東山部，在西山者名西山部，並從所住得名。

《西域記》謂䭾那羯鑠迦，一名大安達羅。大城側之東山、西山，有二古寺，鑿巖所成，舊屬於大眾部；應即東山部、西山部之道場也。

覺音之《論事》釋，稱東山、西山、王山、義成山四部為**安達羅學派**，其為大天系之後學甚明。

**C、敘「分裂緣由的傳說」**

其分裂之緣，

◎有部傳謂：「二百年滿時，有一出家外道，捨邪歸正，亦名大天。於大眾部出家受具，多聞精進，**居制多山**，**與彼部僧重詳五事，因玆乖諍，分為三部**」。

◎銅鍱者以此為達磨阿育王時事，不言大天，已見前說。[[124]](#footnote-124)

◎《島史》謂（p.110）以迦王時賊住比丘之爭，乃有雪山等六部。

**（2）抉擇事實**

參詳眾說，其事實亦約略可知。

◎大天乃迦王時之名德，遊化南印。數十年後，學者以環境之熏染，不無羼入達羅維荼神秘表徵之文化。學不厭博，立說務新，大天系之學者，本此大眾部之精神，乃形成種種之派別。有部歸之於大天，蓋深惡大天之開其始也。

◎其以重詳五事起諍，不可信。設以共諍五事而分部，如何東山、西山等，並以五事為善說？

◎迦王逝世不久，南印諸國即宣告獨立，而安達羅尤強。佛元二百二十年，且北上以攻摩竭陀。大天學者之擴展分裂，以在安達羅政權之所在地為近情。銅鍱者以此為迦王及波吒釐子城事，揆[[125]](#footnote-125)之[[126]](#footnote-126)事理，有不可信者矣。

**第三節　上座系末派之分裂**

（pp.110-120）

**壹、總說**

**（壹）簡述傳說中分派之勢**

上座系末派之分，

◎《異部宗輪論》說：「經爾所時（大眾系分裂之時），一味和合。三百年初，有少乖諍」。或者據此謂上座部多耆年，思想多保守，乃得歷久而無異。

◎然銅鍱說：二百年頃，佛教已成十八部。

**（貳）闡明真實之義**

◎則是上座末派之分，實與〔p.111〕大眾系同時。

於迦王之世，上座已有三系之分。法藏、飲光、銅鍱、一切有，亦即於此時而顯然分化；優婆毱多之後，律分五部，凡此皆與上座系之分裂有關也。

◎上座思想多尊舊聞，此無可疑，然即舊聞者而分別推衍之，於律學尤甚，較之大眾系，無多讓也。彼有部傳之說，特自讚其所宗耳！

**貳、詳論**

**（壹）列舉**

上座系末派之分，眾傳不一，尤以關於分別說系者為甚，玆先舉示於下而後辨之：

┌──說一切有──飲光──說轉──說經

┌──┐　　..┌─化地──┤

│分.│　　..│　　　　.└──法藏

│別.│　　..│

│說.│上座─┤

│傳.│　　..│　　　　.┌──法上

└──┘　　..└─犢子──┼──賢胄

├──六城

└──正量 〔p.112〕

┌──┐　　　　　　　　　　　　　..┌─ 紅衣

│正.│　　..┌─一切有─┬──分別說─┼─ 多說

│　.│　　..│　　　　.└──師長　..├─ 法藏

│量.│上座─┼─雪山　　　　　　　..└─ 飲光

│　.│　　..│　　　　.┌──大山──┬─ 法勝

│傳.│　　..└─犢子──┴──正量　.└─ 賢道

└──┘

┌──紅衣

┌──┐　　..┌─分別說─┼──法藏

│大.│　　..│　　　　.├──飲光

│　.│　　..│　　　　.└──化地

│眾.│上座─┤..┌一切有────說經

│　.│　　..└─┤　　 .┌───正量

│傳.│　　　　.│　　 .├───法勝

└──┘　　　　.└犢子─┼───賢道

└───六城 〔p.113〕

┌──法上

├──賢胄

┌──┐　　　　　　　　　.┌─犢子─┼──正量

│有.│　　　　　　　　　.│　　　.└──密林山

│　.│　　　　　　　　　.├─化地────法藏

│部.│上座部┬─說一切有─┼─飲光

│　.│　　　└─雪山　　 .└─經量

│傳.│

└──┘

**（貳）辨釋**

**一、總明判準之方針**

上座系末派之分，眾傳之不一如此。然若即眾傳而除其自尊所宗之成見，則學派之分，猶大略可見。

**二、別敘諸派之分流**

**（一）關於犢子部系**

◎正量、法勝（法上）、賢道（賢冑）、六城（大山、密林山）四部，從犢子部出，眾傳所同。

◎犢子部則有部傳謂其從一切有部中分出，餘傳則謂其直從上座部來。此可解，有部者素以上座之根本者自居，宜其以弟兄行之犢子，視為自宗之子派也。

**（二）關於經部**[[127]](#footnote-127)

◎經部（師長、說轉）自有部中出，眾傳無諍。分別說傳，說轉與說經為二部，餘傳則視為一部。詳說轉部之宗義，與經部譬喻師異，應有本末之分，如分別說者說。[[128]](#footnote-128)

**（三）關於雪山部**

◎有部傳與正量傳，謂本上座部轉名為雪山；〔p.114〕

◎大眾與分別說傳，則判為大眾之末派，

此以有部傳之所說為當。

**（四）關於分別說部系**

**1、列眾說**

**（1）大眾部及正量部所傳（存｢分別說部｣及｢紅衣部｣）**

◎化地（護地、多說）、飲光、法藏、紅衣（銅鍱）四部，依大眾傳及正量傳，系出分別說部。

◎此分別說部，大眾傳謂其與一切有、犢子為弟兄行，且分出為早；而正量傳則視為一切有之子派。

**（2）有部與分別說部所傳（無｢分別說部｣及｢紅衣部｣）**

◎有部傳與分別說傳，同唯化地、飲光、法藏三家，無紅衣，亦無分別說部之名。

◎化地等與有部之關係，有部傳謂化地等為有部之支裔；分別說傳則謂有部從化地部分出；大眾傳則謂其同從上座部出，相為弟兄。

**2、結示**

傳說之紛亂，至此而極。

**三、詳究**

**（一）總明**

**諸傳中以大眾傳為當，以彼於上座系學派之分流，處身事外，不以自尊所宗之成見羼入其中也**。

**（二）別辨**

**1、考定分別說部之地位**

**（1）承前啟後**

於中分別說部之地位，應先予審定，否則無從論之。

**（2）辨明實情**

**A、決異說**

◎銅鍱者雖不言分別說部，而實以分別說部自居。

◎有部傳之《宗輪論》，雖無分別說部，而《大毘婆沙論》則有之，即分別論者是。[[129]](#footnote-129)分別說與分別論，其實一也。

**B、舉謬執**

◎《婆沙》之分別論者，古今學者多不明其所屬。

◎以《婆沙》抨擊之，或者乃以「諸邪分別，皆名毘婆闍婆提」解之。

◎見《宗輪論》無分別論者之名，見其立心性本淨等同大眾部，或者乃以為即多聞分別部；[[130]](#footnote-130)或以為大眾、上座二部末派之合流〔p.115〕。

**C、顯正論**

**（A）分別說部乃上座三大系之一**

**a、總述**

不知即分別說部，即波利之東系，為化地等四部之本；亦為分別說系學者之總名。其初，稱上座分別說者，嘗與大眾及上座（除分別說之餘）鼎立而三，蓋上座三大系之一也。

**b、舉證**

◎《攝論無性釋》云：「**上座部中**，以有分聲亦說此識。**如是分別說部**，亦說此識名有分識」。

此上座，分別說部，《成唯識論》卷三，即作「**上座部經分別論者**」。

《大乘成業論》謂：即赤銅鍱部經中，建立有分識。

錫蘭傳來之《清淨道論》，亦有有分識之文。

此實銅鍱部者，彼以上座、[[131]](#footnote-131)分別說部正統自居，故或作上座，或言分別論者，或言銅鍱，其實一也。

◎《順正理論》五十一卷之分別論者，立業果已熟則無，即飲光部。

《婆沙》分別論者之「羅漢不退」（六十卷），「定無中有」（六十八卷），「隨眠異纏」（六十卷），「緣起無為」（二十卷），「有五法遍行」（十八卷）等，多與化地部合。

**（B）分別說部系非大眾系之流**

或者見分別論者之與大眾部多同，想像其為大眾與上座末派之合流，

而不知法藏部之「餘義多同大眾部執」；飲光部又「餘義多同法藏部執」；《論事》及《宗輪論》所敘之**化地部義，同大眾系者十八九**[[132]](#footnote-132)。

分別說系之化地等部，其所以與大眾近者，非〔p.116〕必轉向大眾，亦非合流；**正以學派初分，大義猶近，本不如後代所傳之甚也**。

**（3）示正義**

若解上座三分論，知分別說或分別論者之地位，則於各傳異說，渙然[[133]](#footnote-133)可解。

**2、解釋諸家傳說之分岐**

◎有部傳以飲光、法藏、化地從有部（分）出，此以有部者之以上座根本及正統自居也。

不言分別說而言雪山者，以分別說部自銅鍱部之南移於錫蘭，化地、飲光、法藏之離本宗而分化於大陸，上座分別說部之本宗，日就式微，移化雪山，因之轉名雪山部。彼之用大天五事，猶分別說者之舊。學派初分，大義多同；迨後學派競興，於此式微之舊宗，或判為大眾，或攝屬上座，不復能詳也。（正量傳出入於大眾傳及有部傳，於上座系中，舉雪山又言分別說，誤）。

有部傳不言銅鍱者，一在北印之山國，一在南印之海南，少所交涉而淡忘耳。

◎銅鍱者之分別說傳，以上座分別者之正統自居；上座與分別說及銅鍱，視為一部之異名，故但舉上座，不復言分別說及銅鍱。既自以為上座正統，則以有部及犢子等為其屬派，亦自尊所宗之通病。

◎正量傳與有部同源，除以自宗之母部犢子部直承上座，餘即隨有部說之。

**（三）結成**

知上座三分之說，知分別說者之真，則能不為三傳宗派成見之所拘，**見大**〔p.117〕**眾部所傳為平允而最得其實也**。

**參、重論三大系及其分化**

**（壹）敘要義**

**學派之分裂，乃思想集團之分化，雖有師承可談，而實不僅一、二人事。其分裂者，彼此仍多有所同；即和合一派之中，亦未嘗不蘊有異見，此吾人所應深切記取者也**。

**（貳）明分流**

**一、三大系**

**（一）分別說部**

跋耆系得勢於毘舍離，而後知務廣博，行貴要約之大眾精神，益趨發揚。波利系之先見者，起而折衷之，成分別說部。分別說者，學無常師，理長為宗，分別取捨而求其當也。

**（二）說一切有部及犢子部**

◎繼之而起者，上座部（除分別說之餘）又裂為說一切有及犢子二部。說三世及無為法皆有體，與上座分別說及大眾系之過去、未來無，現在、無為有者不同。[[134]](#footnote-134)

◎**「一切有」本於佛說，**[[135]](#footnote-135)**惟何謂一切有，則彼此異解**；一分學者乃舉「一切有」以顯自異他，名說一切有部。**然一切有宗，不必即為發智、婆沙師，彼特依三世實有之義，分別推衍而至於極端者**。[[136]](#footnote-136)

◎舊以《發智論》作者迦旃延尼子出佛滅三百年，[[137]](#footnote-137)乃**以說一切有部為三百年始出，非也**。

**二、三大系之再分裂**

**（一）分別說系之分派**

**1、懸論**

自三大系再分，經過不詳，疑分別說系之分派為早，即迦王所遣布教師之分化一方，可謂即法藏等分部之始也。

**2、正說**

**（1）大陸分說系──化地、法藏、飲光等三部**[[138]](#footnote-138)

◎有國師（或云國王）化地者，通吠陀、聲明之學，出家得羅〔p.118〕漢果。間取吠陀及聲明以莊嚴佛法，視同佛說，信其說者，**從部主為名**，**曰化地部**。

◎又有法藏（曇無德）阿羅漢者，自稱以目犍連為師，習「經」、「律」、「論」、「咒」、「菩薩」五藏云。漢譯法藏部之《四分律》，但明「經」、「律」、「論」、「雜」四藏。然卷十一云：「字義者，二人共誦，不前不後，阿羅波遮那」。阿羅波遮那，乃文殊師利之陀羅尼，[[139]](#footnote-139)《四分律》有之，則法藏部之有明咒，信不誣也。信其所說者，**從部主為名**，**名法藏部**。

◎又有飲光羅漢者，撰集佛語，以破外道為一類，對治煩惱為一類，亦**從部主得名，名飲光部**。

※此三部化行大陸，於聖典多有改作。或融入吠陀而尊為佛說；或仰推目連（神通）以證明咒之可信；或以破外對內而別為撰集，與大眾之多聞、說假同其作風。[[140]](#footnote-140)

**（2）海南分別說系**

紅衣即銅鍱部，由迦王子摩哂陀傳入錫蘭，得國王之信奉，改建眉伽園以居之。大陸佛法之變化，所受者少，故今巴利語系之佛教較淳樸，吾人亦得據之以想像分別說系之初型。

**（3）附論——分別說系重於律學（各支派皆具各自之律典）**

上座分別說者重律，故每一分派，即有一不同之律。古傳律分五部，即上座分別說系所出之飲光、法藏、化地三部，及一切有，摩訶僧祇律也。

**（二）犢子部之分派**

次犢子〔p.119〕系之分裂者，犢子學《舍利弗阿毘曇》，特重論議。[[141]](#footnote-141)於本論之有所不足者，各取經義補充之，立義既異，遂分四部。[[142]](#footnote-142)

◎賢阿羅漢之後學，名曰賢冑。

◎以法上為部主，名法上部。

◎正量，言其法之正確。

◎密林山，以住處得名。

四部中，正量部之信者尤多，儼以犢子之正統自居，故後之言四派者，每以正量代犢子也。

**（三）說一切有部之分派**

**1、說轉部**

次從說一切有出說經者，

**犢子與有部同源，信守師承，於阿毘達磨漸為偏頗之發達**。犢子亦以三世、無為為實有者，唯依蘊施設補特伽羅之假實，及阿毘達磨之師承，與說一切有者異。

迨犢子分離已，說一切有中之一分學者，**不滿於論典之偏重，乃宣稱以阿難為師，以經為量**，成說經部。亦名說轉部，[[143]](#footnote-143)以彼**立勝義補特伽羅，自此世轉至後世**，**與犢子之不可說我大同**。

此**說轉之經量**，成立亦早，立義多同說一切有及犢子，如以五根為世第一法，即其一例。《宗輪論》之所說者，即此；

**2、別論鳩摩羅陀及佛教東流之時**

◎**《大毘婆沙論》亦嘗析持經及譬喻者為二**。

◎佛元三世紀之初，一切有部中，迦旃延尼子於至那僕底（東）造《發智論》，阿毘達磨之面目一新。其貫通舊說，演繹[[144]](#footnote-144)新知，頗多善巧。

與之前後者，**有鳩摩羅陀（童受），住健陀羅（西），步說**〔p.120〕**轉部之芳塵**[[145]](#footnote-145)**，亦以經為量，作《喻鬘論》等，因得經部譬喻師之名**。[[146]](#footnote-146)

◎《西域記》傳鳩摩羅陀曾受迦王之敬禮，後朅盤陀國（在蔥嶺之東南境）王，突以兵入健陀羅，迎之移住朅盤陀，則亦佛元[[147]](#footnote-147)二、三世紀間之大德也。[[148]](#footnote-148)

法顯傳佛弟子之沿印度河上流，由烏萇國度險道以入蔥嶺而東來者，在佛元三百年。

迦王之世，雖或未能越崇山宏大法於東北之大陸，然二、三世紀之間，已通蔥嶺之道，佛教之流布東方，固不待迦膩色迦王之世也。[[149]](#footnote-149)

**第四節 五部、十八部**

（pp.120-122）

**壹、五部之說**

**（壹）辨義淨所傳之四宗**

舊傳律分五部，而義淨獨闢之曰：「不聞西土」，別舉大眾、說一切有、正量、上座四宗。以正量當犢子而舉四宗，固後期佛教之常談，第據此以斥五部則失之。

**（貳）論｢五部｣之傳說**[[150]](#footnote-150)

**一、考定諸說**

**（一）《大集經》所傳——大眾部之說**

傳五部者不一，《大集經》以曇摩毱多，薩婆帝婆，迦葉毘，彌沙塞，**婆蹉富囉**為五部，次曰：「廣博遍覽五部經書，名為摩訶僧祇」。則是以五部為一枝，以摩訶僧祇為綜貫遍達者，其為大眾部之傳說無疑。

**（二）《薩婆多師資傳》所傳——薩婆多部之說**

◎《薩婆多師資傳》以曇（p.121）無德，摩訶僧祇，彌沙塞，迦葉維，**犢子**為五部，有大眾而無薩婆多，與《大集經》異。

◎其故亦可知，蓋薩婆多學者，以迦葉至優婆毱多為自宗之師承；優婆毱多後而律分五部，則五部為末而薩婆多為本。此與大眾者之自尊所宗，初無二致。[[151]](#footnote-151)

**（三）《僧祇律私記》、《舍利弗問經》、《大比丘三千威儀》、《佛本行集經》所傳（此說能見古意）**

◎《僧祇律私記》、《舍利弗問經》、《大比丘三千威儀》、《佛本行集經》，又別傳一說，以曇無德，彌沙塞，迦葉遺，薩婆多，摩訶僧祇為五部，獨缺犢子。

《僧祇律私記》以大眾律為舊來所常用；《舍利弗問經》譽「摩訶僧祇，其味純正」，並大眾部之古說。

《佛本行集經》屬法藏部。

◎律分五部，似以此說為能見古意。

**二、抉擇顯義**

**（一）明大陸佛教律典之分流**

**1、初分五部**

蓋分別說之上座，初與大眾及餘上座鼎立為三。

◎分別說者重律，又出化地，法藏，飲光三家律。其銅鍱部之傳於海南者，與大陸之關係不深，故傳者略之。

◎大眾部律務要略，雖分派而律唯一。

◎餘上座又分說一切有及犢子二派，犢子重論義，疑初與說一切有者同用一律。

於分別說三家，加大眾、一切有為五部，為大陸佛教律典之初分。

**2、後成六家**

迨後犢子別成一律，即成六家。

◎大眾及薩婆多學者，習聞五部之說，乃以犢子入五部中，而自居於根本、綜貫之位。

**（二）評古今之見**

◎古今未見五、六之〔p.122〕別，乃疑惑於大眾及犢子之間。

**貳、十八部之說**

**（壹）略述諸說**

舊傳十八部之說，各傳共許而所說不同。

玄奘承後期之說，以十八部為末派，上座、大眾為根本，合於《文殊問經》「十八及本二」之說。

真諦支離[[152]](#footnote-152)其辭，除大眾而言十八。

《文殊問經》無說假部。

依錫蘭所傳之十八軌範說，合上座、大眾於十八部，非二十也。若加後起之學派，其類實多。

藏傳各說，一一求合於十八，而亦彼此不定。

**（貳）結要**

**總之，佛教演為十八部，於佛元二、三世紀間，為眾所周知之事實。迨學派更多，興廢不一，言十八者多無從確指，或加本二成二十也。**其最初者究何所指，除眾傳一致者外，似難得決定之。

附錄：五部之說，各派所傳對照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典 部別 | 大眾部 | 說一切有部 | 化地部 | 法藏部 | 飲光部 | 犢子部 |
| 《大集經》 | \* | 薩婆帝婆 | 彌沙塞 | 曇摩毱多 | 迦葉毘 | **婆蹉富囉** |
| 《薩婆多師資傳》 | 摩訶僧祇 | \* | 彌沙塞 | 曇無德 | 迦葉維 | **犢子** |
| 《僧祇律私記》等 | 摩訶僧祇 | 薩婆多 | 彌沙塞 | 曇無德 | 迦葉遺 | \* |
| 義淨三藏 | 大眾部 | 說一切有部 | 上座部 | | | 正量部 |

編案：「\*」表示無此部派。

1. 請參閱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變概觀〉，p.11：

   本書所說「佛元」（佛教以佛滅計年），**乃依中國舊傳，阿育王即位於佛滅百十六年說。**阿育王即位，有確切之年代可依（學者間猶有二、三年之出入），**今依之推定：佛滅於西元前三八九年。**此說乃北方說一切有部等所共傳。 [↑](#footnote-ref-1)
2. 鼎立：1.三方對立。（《漢語大詞典》（十二），p.1315） [↑](#footnote-ref-2)
3. 請參閱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五章，第一節〈法阿育與黑阿育〉，pp.82-83。 [↑](#footnote-ref-3)
4. 迨：3.等到。5.副詞。將近；差不多。（《漢語大詞典》（十），p.768） [↑](#footnote-ref-4)
5.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1（大正54，205a25）。 [↑](#footnote-ref-5)
6. 蓋：13.副詞。大概，大概是；恐怕。15.語氣詞。多用於句首。（《漢語大詞典》（九），p.496） [↑](#footnote-ref-6)
7. （1）間（ㄐㄧㄢˋ）：同“ 閒1 ”。（《漢語大詞典》（十二），p.73）

   （2）閒：18.間或。（《漢語大詞典》（十二），p.73） [↑](#footnote-ref-7)
8. 及：2.至，到達。（《漢語大詞典》（一），p.635） [↑](#footnote-ref-8)
9. （1）《印度之佛教》，p.194-195：

   佛滅百年，佛弟子分東西二系：東以毘舍離，西以波吒利弗、摩偷羅為中心。迦王時，東系漸東南移其重心於央崛多羅，舊傳其兼弘『般若』等大經。創多聞部之祀皮衣，亦宏法於此。西系之東與大眾相呼應者，以波吒利弗為中心，成**分別說系**。流出之**化地、法藏**，並有大乘義；**法藏**則西化於阿槃提者。西系之西行者，則西北達於健陀羅及迦濕彌羅。**大眾系**之大天，南化於摩醯沙漫陀羅，流出安達羅學派。據西藏所傳，彼等有『般若』及餘大乘經，而經文以印度之俗語記之。又如**說假部**主之南化摩訶刺陀，並後世大乘盛行之地也。迨中印排佛，分別說系多南行避之。四世紀，隨安達羅王朝而中印佛教興；經謂時彌勒下閻浮提，助佛教復興云云，其與大乘之關係，蓋可想見。**說一切有系**中，如譬喻尊者，於二、三世紀頃，創**經量部**於健陀羅，其後移居於竭槃陀，地當帕米爾高原之東；東入今之新疆，如斫句迦、于闐，並為大乘之化區。譬喻者，實西北大乘之遠緣；入竭槃陀，則又大乘東來之漸也。

   （2）《佛法概論》，pp.33-34：

   佛教的發展，引起了學派的分化。第二結集以後，東西方日見對立，東方系成為大眾部，西方系成為上座部。大眾部在東，更向東沿海而向南方發展。西方的上座部，初分為二：「分別說」與「說一切有」。分別說部向西南發展，後來又分為四部；流行在印度本土的三部──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與大眾部系的關係很深。說一切有系中，拘睒彌地方的犢子比丘，成立犢子部，流行印度的中、西方。從摩偷羅而向北印發展的，成為說一切有部。大眾部，（上座）分別說部，犢子部，說一切有部，這四大派，是佛教部派的大綱。

   （3）《印度佛教思想史》，pp.57-58：

   部派思想的分化，主要是一、地區文化的影響：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在東方，以毘舍離Vaiśālī，央伽Aṅga一帶為重鎮；上座部Sthavira在西方，以拘睒彌Kauśāmbī，摩偷羅Mathurā為中心，形成東西二派。大眾部向東傳布而入南方，是經烏荼Uḍra，迦陵伽Kaliṅga而到達案達羅Andhra，即今Godāvarī河與Krishnā河流域（主要的大乘思想，都由這一帶傳出）。西方上座部中，有自拘睒彌等南下，經優禪尼Ujjayainī而到達阿槃提Avanti，成為（上座）分別說部Vibhajyavādin。阿育王Aśoka時，分別說部中，有分化到楞伽島Laṅkādīpa的，成為赤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留在印度的，與南方大眾部系的化區相啣接，所以再分化出的化地部Mahīśāsaka，法藏部Dharmaguptaka，飲光部Kāśyapīya，思想都接近大眾部。如『異部宗輪論』說：法藏部「餘義多同大眾部執」；飲光部「餘義多同法藏部執」。化地等三部，後來也流化到北方。自摩偷羅而向北發展的，到達犍陀羅Gandhāra，罽賓Kaśmīra地區的，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由拘睒彌、摩偷羅而向東西發展的，是犢子Vātsīputrīya系的正量部Saṃmatīya。地區不同，民族也不同。阿育王以後，南方案達羅民族日見強大，西元二八年，竟滅亡了中印度的摩竭陀Magadha王朝。 [↑](#footnote-ref-9)
10. 請參閱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王舍城結集之研究〉（五），p.56：

    大迦葉與優波離的王舍結集，在重律的學派來說，可說是成功的，……而會外的比丘眾，也不完全滿意這一結集。當王舍城的結集終了，《銅鍱律》，《四分律》，《五分律》，都有富蘭那長老，率領五百比丘，從南方來王舍城，與大迦葉重論法律的記載。……**研考起來，這就是釋尊早期化度的第七位比丘，耶舍四友之一的富樓那（說法第一的富樓那，應為另一人）**。 [↑](#footnote-ref-10)
11. 以：11.介詞。介紹論事的標准。猶言「以……論」；「論……」。17.介詞。與；同。18.連詞。表並列，相當於「和」。（《漢語大詞典》（一），p.1081） [↑](#footnote-ref-11)
12. 誠：6.真正；確實。（《漢語大詞典》（十一），p.163） [↑](#footnote-ref-12)
13. （1）間（ㄐㄧㄢˋ）：「閒1」。（《漢語大詞典》（十二），p.73）

    （2）閒：3.嫌隙，隔閡。（《漢語大詞典》（十二），p.73） [↑](#footnote-ref-13)
14. 矣：1.語氣助詞。表已然之事，與“了”相當。（《漢語大詞典》（七），p.1524） [↑](#footnote-ref-14)
15.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一節，第一項〈部派分化的前奏〉，pp.318-320。 [↑](#footnote-ref-15)
16. 諳（ㄢ）：1.熟悉；知道。（《漢語大詞典》（十一），p.351） [↑](#footnote-ref-16)
17. （1）《摩訶僧祇律》卷23：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波離有二沙彌：一名**陀婆**[8]**伽**，二名**婆羅**[＊]**伽**。（大正22，416a23-25）  
    ※[8]伽＝迦【宋】【元】【明】【宮】＊。[＊8-1]伽＝迦【宋】【元】【明】【宮】＊。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三、論毘舍離七百結集〉（二），p.62：

    從傳記上看來，王舍城中心的佛法──阿難與優波離的弟子，漸向西方宏化，而建樹了西方佛教重心，摩偷羅的佛教。如阿難的弟子商那和修，再傳弟子優波笈多（見《阿育王傳》等）；優波離的弟子**陀娑婆羅**（《大眾律》三三）；四傳弟子目犍連子帝須（《善見律》），都是以摩偷羅為住處，而向外開展的。

    （3）《佛教史地考論》，p.189：

    陀娑婆羅，一作陀婆婆羅；他的弟子樹提陀娑，也有作樹提陀婆的。娑與婆，《大眾律》多相雜不明。《大眾律》是推重陀娑婆羅而輕視持律耶舍的。 [↑](#footnote-ref-17)
18. 緒：3.開端；頭緒。（《漢語大詞典》（九），p.876） [↑](#footnote-ref-18)
19. 宗：5.指某一類事物中有統領楷模作用或為首者。（《漢語大詞典》（三），p.1347） [↑](#footnote-ref-19)
20. 仰：6.敬慕；仰望。（《漢語大詞典》（一），p.1208） [↑](#footnote-ref-20)
21. 未嘗：3.用於否定詞前，構成雙重否定，使語氣委婉。猶並非，未必。（《漢語大詞典》（四），p.691） [↑](#footnote-ref-21)
22. 軒輊：1.車前高后低叫軒，前低後高叫輊。引申為高低、輕重、優劣。（《漢語大詞典》（九），p.1220） [↑](#footnote-ref-22)
23. 《華雨集》（第三冊），pp.63-64：

    七百結集中的西方比丘，引起問題的是耶舍伽乾陀子，有部傳說為阿難弟子（《善見律》的譯名不統一，極易引起誤會）。從他所爭取的同道，所代表的佛教來說，是屬於**西方系**的。支持耶舍的同道，論地點，有**波利耶**比丘，阿槃提比丘，達䞋那比丘。最有力的支持者，是摩偷羅的三菩陀，薩寒若的離婆多。波利耶比丘，《銅鍱律》說六十人；《五分律》說共九十人；《十誦律》也說**波羅離子**比丘六十人。在當時，被稱為「波夷那與波梨二國比丘共諍」（《四分律》）。在這次爭議中，波利耶比丘首先支持耶舍，這可見波利耶比丘的重要性了。傳說當時**波利邑**比丘，都是頭陀行者，或糞掃衣者，常乞食者。在經律中，早在佛世，波利邑比丘即以頭陀苦行著稱（《雜含》三三‧九三七；〈銅鍱律小品迦稀那衣犍度〉）；到那時，還保持重頭陀苦行的風格。 [↑](#footnote-ref-23)
24.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四章，第二節〈毘舍離之第二結集〉，pp.59-63。 [↑](#footnote-ref-24)
25. 一若：仿佛；很像。（《漢語大詞典》（一），p.42） [↑](#footnote-ref-25)
26. 屈：2.使屈服；屈服，折節。（《漢語大詞典》（四），p.27） [↑](#footnote-ref-26)
27. 就範：謂聽從支配或控制。（《漢語大詞典》（二），p.1580） [↑](#footnote-ref-27)
28. （1）黜（ㄔㄨˋ）：1.貶降，罷退。（《漢語大詞典》（十二），p.1359）

    （2）受黜：被免除官職。（《漢語大詞典》（二），p.887） [↑](#footnote-ref-28)
29. **相資：**1.相互憑藉。（《漢語大詞典》（七），p.1158） [↑](#footnote-ref-29)
30. 相成：互相補充，互相成全。（《漢語大詞典》（七），p.1140） [↑](#footnote-ref-30)
31. 上座：耆年，急於己利。重律，貴受持，謹嚴篤實，失於泥古。大眾勢張，非傳統可限。

    .大眾：少壯，重於為人。重慧，貴巧便，發皇揚厲，失於好異。輕於上座，尚情薄理而滅裂。 [↑](#footnote-ref-31)
32. 耆年：1.老年人。（《漢語大詞典》（八），p.640） [↑](#footnote-ref-32)
33. 謹嚴：1.慎重嚴肅，一絲不苟。（《漢語大詞典》（十一），p.399） [↑](#footnote-ref-33)
34. 篤實：1.純厚樸實；忠誠老實。（《漢語大詞典》（八），p.1225） [↑](#footnote-ref-34)
35. （1）泥：2.拘執，不變通。（《漢語大詞典》（五），p.1102）

    （2）泥古：拘守古代的成規或古人的說法。（《漢語大詞典》（五），p.1104） [↑](#footnote-ref-35)
36. 巧便：靈便；靈巧。（《漢語大詞典》（二），p.969） [↑](#footnote-ref-36)
37. 發皇：1.使開朗，顯豁。2.猶宣揚。4.猶闡明。6.發展提高。（《漢語大詞典》（八），p.554） [↑](#footnote-ref-37)
38. 揚厲：2.發揚光大。（《漢語大詞典》（六），p.754） [↑](#footnote-ref-38)
39. 好異：1.喜好標新立異。（《漢語大詞典》（四），p.289） [↑](#footnote-ref-39)
40. 鹵莽：2.粗疏；魯莽。3.苟且；馬虎。（《漢語大詞典》（十二），p.1027） [↑](#footnote-ref-40)
41. 蓋：15.語氣詞。多用於句首。（《漢語大詞典》（九），p.496） [↑](#footnote-ref-41)
42. 脫略：1.輕慢不拘。（《漢語大詞典》（十），p.274） [↑](#footnote-ref-42)
43. （1）開：23.允許。（《漢語大詞典》（十二），p.36）

    （2）遮：1.遏止；阻攔。3.掩護；防護。（《漢語大詞典》（十），p.1135） [↑](#footnote-ref-43)
44. 密：6.精密；周密。（《漢語大詞典》（三），p.1530） [↑](#footnote-ref-44)
45. 拘滯：拘泥呆板。（《漢語大詞典》（六），p.486） [↑](#footnote-ref-45)
46. 推衍：推演，推論衍繹。（《漢語大詞典》（六），p.674） [↑](#footnote-ref-46)
47. 機微：1.細微。（《漢語大詞典》（四），p.1330） [↑](#footnote-ref-47)
48. 背道而馳：朝著相反的方向奔馳。常喻彼此的行動、目的相反。（《漢語大詞典》（六），p.1229） [↑](#footnote-ref-48)
49. （1）《摩訶僧祇律》卷40（大正22，548a29-b3）：

    〈摩訶僧祇律**私記〉**

    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諸沙門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離。惡王既死，更有善王，還請諸沙門還國供養。

    （2）《出三藏記集》卷3（大正55，20 c22-21a11）：

    婆麁富羅律(四十卷)：婆麁富羅者，受持經典，皆說有我，不說空相，猶如小兒，故名為婆麁富羅，此一名僧祇律。**律後記**云：

    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三藏比丘及諸沙門皆遠避四奔，惡王既死善王更立，還請沙門歸國供養。時巴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既無律師又闕律文莫知承案，即遣使到祇洹精舍，寫此律文眾共奉行，其後五部轉集，諸律師執義不同，各以相承為是爭論紛然，于時阿育王言：「我今何以測其是非？」於是問僧：「佛法斷事云何？」皆言：「法應從多。」王言：「若爾，當行籌，知何眾多。」既而行籌，婆麁富羅眾籌甚多，以眾多故，改名摩訶僧祇，摩訶僧祇者。言大眾也。

    沙門釋法顯遊西域於摩竭提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寫得胡本齎還京都，以晉義熙十二年歲次壽星十一月，共天竺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訖。 [↑](#footnote-ref-49)
50. 行籌：謂以籌碼計數。（《漢語大詞典》（三），p.924） [↑](#footnote-ref-50)
51. 公決：共同決定。（《漢語大詞典》（二），p.63） [↑](#footnote-ref-51)
52. （1）《舍利弗問經》卷1（大正24，900b26-28）。

    （2）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六章，第三節〈結論毘尼藏的組織〉，p.461：

    再引二文，以結束「律藏」部分的研究。

    一、《舍利弗問經》（大正二四‧九００中）說：

    「時有一長老比丘，好於名聞，亟立諍論。抄治我（舊）律，開張增廣。迦葉所結（集），名曰大眾律外，採綜所遺，誑諸始學，別為群黨，互言是非。時有比丘，求王判決。王集二部，行黑白籌。宣令眾曰：若樂舊律，可取黑籌。若樂新律，可取白籌。時取黑者，乃有萬數。時取白者，只有百數。王以皆為佛說，好樂不同，不得共處。學舊者多，從以為名，為摩訶僧祇也。學新者少而是上座，從上座為名，為他俾羅也。」

    二、銅鍱部所傳《島史》（南傳六０‧三四）說：

    「大合誦比丘……彼等棄甚深經律之一分，而別作類似之經律。彼等除（律之）摘要波利婆羅（附隨）、阿毘達磨論、無礙解道、義釋、本生之一分，而別有所造。」

    《舍利弗問經》，代表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以為上座們把舊律增廣了。《島史》代表銅鍱部（上座部的一派），以為大眾部把「附隨」除去了。從律藏集成的立場說，《舍利弗問經》的話是正確的。然而律是適應時地而實用的。持律的長老們，稟承佛說，深求佛意，作深細的分別，精密的組織，是應該的。在部派的分立中，上座部正是重律的學派。 [↑](#footnote-ref-52)
53. （1）固：20.副詞。固然。（《漢語大詞典》（三），p.625）

    （2）固然：4.副詞。猶誠然、雖然。表示承認某個事實，引起下文轉折。（《漢語大詞典》（三），p.627） [↑](#footnote-ref-53)
54. 附會：4.勉強地把兩件沒有關係或關係很遠的事物硬拉在一起。（《漢語大詞典》（十一），p.953） [↑](#footnote-ref-54)
55.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六章，第二節〈附隨〉，p.431：

    「毘尼藏的主體」，是「二部波羅提木叉分別」，與諸「犍度」，這已在前面論究過了。此外，『銅鍱律』有「波利婆羅」（Parivāra），譯意為「附隨」，是附屬於律部的有關部分。漢譯的律部，雖沒有「附隨」部的名稱，但在「波羅提木叉分別」、「犍度」（諸事）以外，確乎也還有部類存在。 [↑](#footnote-ref-55)
56. （1）《善見律毘婆沙》卷1〈1 序品〉（大正24，676a1-10）：

    問曰：何謂修多羅藏？

    答曰：《梵網經》為初，四十四修多羅，悉入《長阿鋡》；初根《牟羅波利耶》，二百五十二修多羅，悉入《中阿鋡》；《烏伽多羅阿婆陀那》為初，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羅，悉入《僧述多》；《折多波利耶陀那修多羅》為初，九千五百五十七脩多羅，悉入《鴦掘多羅》，《法句喻》、《軀陀那》、《伊諦佛多伽》、《尼波多》、《毘摩那》、《卑多》、《涕羅涕利伽陀》、《本生》、《尼涕婆》、《波致參毘陀》、《佛種性經》。若用藏者，破作十四分，悉入《屈陀迦》，此是名修多羅藏。

    （2）《印度之佛教》，p.123：

    論議第一之摩訶迦旃延，智慧第一之舍利弗，尤多用力於此，宜後世之言論典者，仰尊二氏為師宗也。現存巴利語「雜藏」之「尼涕娑」（解釋），亦是其類。 [↑](#footnote-ref-56)
57. 蓋：13.副詞。大概，大概是；恐怕。（《漢語大詞典》（九），p.496） [↑](#footnote-ref-57)
58. 制作：3.著述；創作。（《漢語大詞典》（二），p.663） [↑](#footnote-ref-58)
59. 從：21.謂采取某種方針或方法。（《漢語大詞典》（三），p.1001） [↑](#footnote-ref-59)
60. 正：40.副詞。的確，實在。表示肯定的強調語氣。（《漢語大詞典》（五），p.302） [↑](#footnote-ref-60)
61. 尋：4.考索；探求。（《漢語大詞典》（二），p.1288） [↑](#footnote-ref-61)
62. 案：在較本書後期之著作中，導師認為《大莊嚴經論》應為「鳩摩羅陀」所造。請參閱《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p.328-329、538。 [↑](#footnote-ref-62)
63. 《大莊嚴論經》卷1（大正4，257a9-14）。 [↑](#footnote-ref-63)
64.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六章，第三節〈上座系末派之分裂〉，p.117：

    自三大系再分，經過不詳，疑分別說系之分派為早，即迦王所遣布教師之分化一方，可謂即法藏等分部之始也。 [↑](#footnote-ref-64)
65. （1）《以佛法研究佛法》，pp.56-57：

    佛滅百年，毘舍離舉行「七百結集」，這是佛教史上有名的事件。有耶舍比丘，遊行到毘舍離，對「毘舍離諸跋耆比丘」的作為，大大的不滿，引起了爭執。結果，被跋耆族的比丘擯了出來。耶舍得到了波利邑比丘一百二十人的贊助（五分律卷三０），往西方去召集西方的比丘到毘舍離來集會，公決是非。

    （2）《佛教史地考論》，pp.129-130：

    從佛滅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間，有東方毘舍離Vaiśālī的七百結集，這是律家所傳而為南北共信的史實。發起結集的，是耶舍，是阿難弟子；唯《雜事》說是阿難的再傳。罽賓所傳的第三師商那和修，也是七百結集中的重要人物。《十誦律》作三菩伽Sambhuka；《五分律》與《四分律》作三浮陀Sambhūta；《善見律》也有這位大德，名娑那參復多sanasambhūta，都說是阿難的弟子。這樣，七百結集中的大德，耶舍與商那和修為阿難弟子，是罽賓與錫蘭所公認的。這該是確而可信的。 [↑](#footnote-ref-65)
66. 《佛教史地考論》，p.190：

    ┌──善覺

    ┌───優多羅─┤

    │　　　　　　　└──耶奢

    迦葉……阿難─┴───商那和修───優波毱多──提多迦

    優波離─┬─馱寫拘──須那拘──悉伽婆──帝須

    └─**陀娑婆羅**─樹提陀娑 [↑](#footnote-ref-66)
67. 《部執異論》卷1：「從說一切有部又出一部，名**可住子弟子部**。於此第三百年中，從**可住子弟子部**又出四部：一、法上部，二、賢乘部，三、正量弟子部，四、密林住部。」（大正49，20 b11-14） [↑](#footnote-ref-67)
68. （1）平川彰編，《佛教漢梵大辭典》，1997，p.812：犢子部 vātsī-**putrīya**。

    （2）1.putrīya : m. a disciple（弟子）. Williams-Monier,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633. [↑](#footnote-ref-68)
69. 《異部宗輪論疏述記》卷1：

    述曰：犢子者，律主姓也。上古有仙居山靜處，貪欲已起不知所止，近有母牛，因染生子，自後仙種皆言「犢子」，則婆羅門姓也。佛在之日，有犢子外道歸佛出家如《涅槃經》說，此後門徒相傳不絕至此，分部從遠襲為名言：「犢子部」。《文殊問經》云：犢子部，注云：「律主姓是也。」**真諦法師云：「可住子弟子部，謂羅睺羅[是]舍利子弟子，皤雌子是羅睺羅弟子，弘舍利子所說，因以部分名為『可住』。」**可住仍言：「上古有仙名可住，今此律主母是彼種，從母為姓名『**可住子**』。」此理難解幸願詳之。（卍新續藏53，576 c12-21） [↑](#footnote-ref-69)
70.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2：

    問：今此論宗與犢子部何相關預而敘彼說？

    答：為令疑者得決定故。謂彼與此所立義宗，雖多分同而有少異。

    謂彼部執：

    1.世第一法唯以信等五根為性。

    2.諸異生性一向染污，謂欲界繫見苦所斷十種隨眠為自性故。

    3.隨眠體是不相應行。

    4.涅槃有三種，謂學、無學、非學無學。

    5.立阿素洛為第六趣。

    6.補特伽羅體是實有。

    彼如是等若六、若七與此不同，餘多相似。（大正27，8b17-26）

    （2）《阿毘曇毘婆沙論》卷1〈1 世第一法品〉（大正28，6a13-19）：

    問曰：以何事故，尊者迦旃延子引犢子部所立義耶？

    答曰：彼犢子部所說而與此經少有相違，所謂：

    1.五根是世第一法；

    2.凡夫性一向染污；

    3.彼以欲界苦諦所斷十使是凡夫性；

    4.涅槃有三種：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5.阿須羅是第六道；說有我人。為如是等若五若六與此經相違。 [↑](#footnote-ref-70)
71. 《印度之佛教》，pp.58-62：

    佛元百年間，佛弟子傳持不絕，聖教之化力日張。…。經百年之醞釀，因人地之分化，乃有七百結集之舉。…。耶舍去摩偷羅，訪三浮多於阿呼恆伽山，謀有以糾正之。又共訪精通法律之名德離婆多於僧伽奢，得其贊可。乃遣使廣集波利比丘之在阿槃提（阿軬荼）、阿臈脾（伐臘毘）、沙祇（奢羯羅）及摩偷羅等地者，共下毘舍離以論之。跋耆比丘聞之，亦遣使四出，以「波夷那（即跋耆）、波梨二國比丘共諍，世尊出在波夷那，願大德助波夷那比丘」為言。波利比丘既來，眾口紛呶，末由取決，乃推代表九人──薩婆伽羅、離婆多、三菩伽、耶舍、修摩那、沙羅、富闍蘇彌羅、**婆薩摩伽羅摩**、阿耆多以決之。時參與結集者，凡七百眾，共會於婆利迦園。離婆多就十事一一發問，薩婆伽羅則一一答之，判為非法。傳說如此。…於此結集中，有**薩婆摩伽羅婆**（或譯：婆颯婆、婆沙藍等）、阿耆多（或譯阿夷頭）其人。藏傳當時有上座婆娑波，受納金缽，夜遣比丘持赴市中收集金寶施物，應即**薩婆伽羅婆**，跋耆系比丘之一也。 [↑](#footnote-ref-71)
72. （1）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四章，第二節，〈毘舍離之第二結集〉，p.60：「波利比丘既來，眾口紛呶，末由取決，乃推代表九人──薩婆伽羅、離婆多、三菩伽、耶舍、修摩那、沙羅、富闍蘇彌羅、**婆薩摩伽羅摩**、阿耆多以決之。」

    （2）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四章，第二節，〈毘舍離之第二結集〉，p.62：「於此結集中，有**薩婆摩伽羅婆（或譯：婆颯婆、婆沙藍等）**、阿耆多（或譯阿夷頭）其人。」

    （3）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一節，第一項〈部派分化的前奏〉，pp.432-433：

    銅鍱部的傳說，由於**東方跋耆子（Vajjiputtaka）的非法，分出了大眾部；而屬於上座系的犢子部，也寫作Vajjiputtaka。跋耆子與犢子部的語音一致，使我們感到非常的困惑！……犢子系簡易而傾向形而上的學風，也許是銅鍱者所厭惡的（我國也有稱之為附佛法外道的），所以因語音的近似，而呼之為跋耆子吧！**

    （4）另參《十誦律》卷61（大正23，453 b27-c5）；《摩訶僧祇律》卷33（大正22，493b10-c11），《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30（大正22，193c17-194b16），《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40（大正24，414b15-18），《一切善見律註序》卷1（南傳70，37a2-14）；《犍度》卷22（南傳04，407a11-408 a2 // PTS.Vin.2.305）。 [↑](#footnote-ref-72)
73. （1）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6觀染染者品〉，pp.133-134：

    原來佛法雖說無我，但緣起五蘊和合的統一中，大小學派都承認有我，不過所指不同。**犢子系立不即不離五蘊的不可說我；一切有系立和合的假名我；大眾、分別說系立一心相續的真我。**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二、法海探珍〉，p.96：

    「諸行無常印」，在初期佛教中，或覺得剎那生滅不能說明業果的相續與縛脫間的聯繫；它們要求用中之體，動中之靜，**犢子系的不可說我，經量本計的勝義我，大眾系的意界是常，一心是常，走向真我常心論**。 [↑](#footnote-ref-73)
74. 殊：7.副詞。甚，極。（《漢語大詞典》（五），p.158） [↑](#footnote-ref-74)
75. 可異：令人詫異。清 吳騫《〈扶風傳信錄〉序》：「顧其事更有可異者，昔 東晉 時 陽羨 許彥，遇鵝籠書生於 綏安 山下，離奇詭變，至今人稱道之。」（《漢語大詞典》（三），p.36）  
    ※案：或可作「議」。 [↑](#footnote-ref-75)
76. 調伏天：（梵Vinītadeva）印度佛教論理學學者。西元700年左右唯識派的思想家。調伏天之生平不詳，然因其人曾為法稱作註，又曾被法上所批判，故可由此推定其生存年代，應介乎二者之間。西藏《登噶爾瑪目錄》（成立於824年）曾收錄其六部論理學著作中之五部。（《中國佛教百科全書》（六），p.5394） [↑](#footnote-ref-76)
77. 邊疆；邊遠的地方。（《漢語大詞典》（十），p.1301） [↑](#footnote-ref-77)
78. 幽：1.潛隱。2.深。3.隱秘，隱微。（《漢語大詞典》（四），p.431） [↑](#footnote-ref-78)
79. （1）宗：11.根本；本旨。12.特指佛教教義的真諦。（《漢語大詞典》（三），p.1347）

    （2）幽宗：猶玄宗。指佛道的深奧義理。（《漢語大詞典》（四），p.435） [↑](#footnote-ref-79)
80. 宏：1.大；宏大。4.普遍；廣泛。（《漢語大詞典》（三），p.1341） [↑](#footnote-ref-80)
81. 詣：3.學業、技藝等所達到的程度。4.符合。（《漢語大詞典》（十一），p.197） [↑](#footnote-ref-81)
82.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節，第三項〈聲聞身而菩薩心的大德〉，p.371：

    **五事諍論，大天是宣揚者，而不是創說者**。大天是阿育王時代的東方大師，與上座說一切有系（說一切有與犢子部的母體），**可能曾有過什麼不愉快，所以說一切有部，說他犯三逆罪；將根本二部的分裂，歸咎於大天的五事**。 [↑](#footnote-ref-82)
83.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34：

    《舍利弗問經》是大眾部經，《文殊師利問經》是大乘經，但所用的部派系列，都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有部（論師）在北印度的大發展，他的部派傳說，為北方佛教界所普遍採用。《文殊師利問經》所說：多聞部下有只底舸、東山、西※山，與《十八部論》相合。《舍利弗問經》作：摩訶提婆部、質多羅部、末多利部，大抵與真諦譯本相同而略有誤解。羅什於西元三八０年代離龜玆，四０一年來長安；加上《舍利弗問經》的傳述，可見這屬於說一切有部的傳說，在西元四世紀後半，已傳遍西域。

    ※編案：依塚本啟祥著，《初期佛教教團史の研究》，p.423，「西山」應改為「北山Uttaraśaila」。 [↑](#footnote-ref-83)
84. 參閱Tāranātha著，《印度佛教史》（寺本婉雅日譯本），p.369。 [↑](#footnote-ref-84)
85. （1）遊：16.虛浮不實。參見「遊言」。（《漢語大詞典》（十），p.1046）

    （2）遊言：虛浮不實的言語。（《漢語大詞典》（十），p.1050） [↑](#footnote-ref-85)
86. 無稽：無從查考；沒有根據。（《漢語大詞典》（七），p.151） [↑](#footnote-ref-86)
87. （1）《島王統史》卷5（《漢譯南傳大藏經》，第65冊，30a12-33a10）：

    經過最之百年，達第二之百年時，於上座之說，生起最上之大分裂。……所以此法之結集，稱為大合誦。（三一）……（三八）〔此等之〕大合誦等，是最初之分派，倣彼等而發生數多之分派。（三九）其後於彼〔分派〕中生起分裂。〔即〕牛家、一說之比丘等分離為二部。（四〇）其後牛家中亦分二派。〔即〕多聞、說假之比丘等分離為二部。（四一）如是再由大合誦，分裂為制多〔山〕論師等。此等之五派，皆是由來於大合誦，（四二）彼等破滅義、法結集之一部份，削除結處之一部，以改造其等。（四三）彼等捨棄〔關於〕名詞、性、措辭、文體修飾之原則以改作其〔全部〕。（四四）……十七之分派〔與〕正統之一派，加上正統派，此等全部十八〔部派〕。（五一）最上之上座部，恰如尼俱律陀之大樹，無遺漏亦無附加，是完全勝者之教，餘派如樹樹生荊棘。（五二）於初之百年中，無〔任何之分裂〕，但至第二之百年，於勝者之教中，生起十七之異派。（五三）其後次第生起雪山、王山、義成、東山、西山及第六之後王山。

    （2）《大王統史》卷5（《漢譯南傳大藏經》，第65冊，167a12-168a9）：

    於初，摩訶迦葉等諸大長老所行正法之合誦稱為上座部之〔合誦〕（一）最初一百年間上座部說為唯一，由此以來生起他之阿闍梨說。（二）行第二之合誦會此諸長老為抑壓此等一萬惡比丘遂生起名大眾部阿闍梨說。由此生鷄胤部，亦〔生〕一說部。（三、四）由鷄胤部而亦〔生〕說假部、多聞部，制多部為此〔之兩部〕間〔所生〕，此等合〔根本〕大眾部為六部。（五）其次又由上座部而化地比丘與犢子比丘生此之二部眾。（六）如斯而法上部、賢胄部比丘、六城部、正量部〔之四〕是犢子部比丘也。（七）說一切有部比丘與法藏部比丘此二者共由化地部比丘中生。（八）由說一切有部而生迦葉遺部，由此生說轉部，而又生經量部比丘。（九）此等與〔根本〕上座部共為十二部，與前述之六部斯合為十八部。（一〇）如斯〔佛滅後〕第二百年間生十七〔部〕，他之阿闍梨說乃由此以後而生。（一一）雪山部、王山部，同義成部，與東山部比丘，同西山部，（一二）合計金剛部六部於閻浮洲所分，法喜部、海部〔之二〕於楞伽島所分。 [↑](#footnote-ref-87)
88. （1）《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32：

    《異部宗輪論》所說，是說一切有部的傳說。這部書，在我國有鳩摩羅什（Kumārajīva）譯的《十八部論》，真諦（Paramârtha）譯的《部執異論》，玄奘譯的《異部宗輪論》，及西藏的譯本──四本，即塚書的E.F.G.H.──四說。雖有小異，但大致相合。

    （2）《部執異論》（大正49，20b5-7）：

    大眾部四破、五破，合成七部：一、大眾部，二、一說部，三、出世說部，四、灰山住部，五、得多聞部，六、分別說部，七、支提山部、北山部。 [↑](#footnote-ref-88)
89. 《文殊師利問經》卷下〈15 分部品〉（大正14，501b3-12）：

    **從摩訶僧祇出七部**，於此百歲內出一部，名**執一語言**(所執與僧祇同，故云一也)。於百歲內從執一語言部復出一部，名**出世間語言**(稱讚辭也)。於百歲內從出世間語言出一部，名**高拘梨柯**(是出律主姓也)。於百歲內從高拘梨柯出一部，名**多聞**(出律主有多聞智也)。於百歲內從多聞出一部，名**只底舸**(此山名，出律主居之也)。於百歲內從只底舸出一部，名**東山**(亦律主居也)。於百歲內從東山出一部，名**北山**(亦律主居也)。此謂從摩訶僧祇部出於七部，及本僧祇，是為八部。 [↑](#footnote-ref-89)
90. 詳參 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の研究》，pp.421-423；《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332-334；補充講義〈※《異部宗輪論》所傳之部派分化〉。 [↑](#footnote-ref-90)
91.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第三章，第三節〈終歸於空〉，p.241：

    南傳對這兩部立名的解釋，就有所不同：主張「以一音說一切法，一切法皆了義」的，名一說部；主張「一切佛語皆是出世間者」，名說出世部。 [↑](#footnote-ref-91)
92. （1）［唐•窺基］《異部宗輪論疏述記》卷1（卍新續藏53，574c10-575a1）：

    三、憍矩胝部，此婆羅門姓也，此云雞胤：上古有仙貪欲所逼，遂染一雞，後所生族因名雞胤。婆羅門中仙人種姓。《文殊經》注※1云：「律主姓也」，是釋名同。真諦法師云灰山住部，此言非也，本音及義皆無此說，此從律主之姓以立部名。此部唯弘對法※2，不弘經律，[經律]是佛世尊方便教故。如頌云：**「隨宜覆身，隨宜住處，隨宜飲食，疾斷煩惱。」**有三衣覆身，佛亦開許；無三衣覆身，佛亦許之。僧伽藍內住，佛亦開許；界外，亦許。時食，佛隨許；非時、午前食，佛亦許。故衣、處、食，皆名**「隨宜」**。唯言**「疾斷煩惱」**，故阿毗達磨獨是正說，律為方便也。又頌言：「**出家為說法，聰敏必憍慢，須捨為說心，正理正修行。**」若為講經而出家者，講經必起憍慢，憍慢起故不得解脫，須捨為說心，應依正理正勤修行斷煩惱也，故知經是方便，不許說故，唯有對法是正理也。故**此部師多聞精進速得出離。**

    ※1、案：夾注，見《文殊師利問經》卷下〈15 分部品〉（大正14，501b6-7）。

    ※2、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節，第三項〈聲聞身而菩薩心的大德〉，p.374：

    **《部執異論疏》所傳的雞胤部，也有誤會處，如說「執毘曇是實教，經律是權說」。**

    毘曇──阿毘達磨，一般是解說為經、律以外的論藏。「毘曇是實說」，也就聯想到「經律是權說」。**不知大眾部但立「經」與「律」二部；「九部修多羅，是名阿毘曇」。**

    **阿毘曇是「無比法」；「大法」、「上法」，是對佛說九分教的讚歎。**

    **所以雞胤部重毘曇，正就是重視九部修多羅（經），不過重於修證，不重視宣化而已。**

    （2）案：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另論證雞胤部之部名是依其主張的教理而立，詳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一節，第三項〈部派本末分立的推定〉，pp.349-350。 [↑](#footnote-ref-92)
93. （1）《佛教史地考論》，p.70：

    禪者以法化「務其宜」，故「別立禪居」；「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齋粥隨宜，務於節儉」。若印證於印度佛教，則禪者之風格，且凌駕從小向大（雞胤部），從空入中（如世間樂見比丘）之先導者而過之。

    （2）《華雨香雲》，pp.203-204：

    我國之禪者，雖以宗門自居，凌轢諸家，似乎高不可及。然就其風度言之，則禪宗之初，頗近於一分聲聞行者。四事恬澹，有頭陀之風；重實踐，不以論說為重；有法堂而不立佛殿；經行坐禪於山邊林下，隨適而安；解脫之心甚切，所謂「己事未明，如喪考妣」；隨聞悟入；凡此莫非古代聲聞佛教之遺風。然禪者衣食隨緣，不拘於三衣、中食；多從事勞作，如百丈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始即別立禪院，與律寺異，迥異於古代。嘗考大眾部初分，有雞胤部，衣食等一切隨緣，重行證而不務講說，精進過餘人。達磨自南天竺來，唱「南天竺一乘宗」，疑與之有淵源。 [↑](#footnote-ref-93)
94. （1）《三論玄義檢幽集》卷5引《部執論疏》（大正70，461a）。

    （2）案：「多聞」在《雜阿含經》義中，是能於色等生厭離等，引向解脫的，如：《雜阿含經》卷1（大正2，5c4-5）：「若聞色，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是名多聞。如是聞受想行識，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是名多聞。」多聞部是依此而立名的。詳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一節，第三項〈部派本末分立的推定〉，p.350。 [↑](#footnote-ref-94)
95. 《異部宗輪論》：

    其多聞部本宗同義，謂佛五音是出世教：一、無常，二、苦，三、空，四、無我，五、涅槃寂靜：此五能引出離道故。（大正49，16a11-14） [↑](#footnote-ref-95)
96. （1）料簡：1.見「料揀」。2.清理檢查；清點察看。（《漢語大詞典》（七），p.335）

    （2）料揀：亦作「料柬」。亦作「料簡」。選擇；揀擇。（《漢語大詞典》（七），p.334） [↑](#footnote-ref-96)
97. 及門：《論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本謂現時不在門下，後以「及門」指受業弟子。（《漢語大詞典》（一），p.636） [↑](#footnote-ref-97)
98. 機：8.事物變化之所由。（《漢語大詞典》（四），p.1322） [↑](#footnote-ref-98)
99. 湮沒：2.埋沒。（《漢語大詞典》（五），p.1450） [↑](#footnote-ref-99)
100. 博采：亦作「博採」。廣泛地搜集采納。 [↑](#footnote-ref-100)
101. 其：16.助詞。用於定語之後或主謂之間，猶之。《書‧康誥》：「朕其弟，小子 封 。」《大戴禮記‧保傅》：「凡是其屬，太保之任也。」《楚辭‧九章‧涉江》：「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漢語大詞典》（二），p.101） [↑](#footnote-ref-101)
102. （1）推陳出新：見「推陳致新」。（《漢語大詞典》（六），p.675）

     （2）推陳致新：2.泛指排除舊的，創出新的。（《漢語大詞典》（六），p.675） [↑](#footnote-ref-102)
103. （1）《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1a8-b24）：

     **問：誰造此論？答：佛世尊。**…

     問：若爾，此論何故傳言尊者迦多衍尼子造？

     答：**由彼尊者受持、演說、廣令流布，是故此論名稱歸彼。然是佛說。**…

     是故尊者迦多衍尼子，佛去世後，亦**以妙願智，隨順纂集，造《發智論》。…猶如一切鄔拕南頌皆是佛說**；…佛去世後，**大德法救展轉得聞，隨順纂集**，制立品名，…此亦如是。**阿毘達磨本是佛說，亦是尊者隨順纂集**。

     （2）《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1 分別界品〉：

     頌曰：若離擇法定無餘，能滅諸惑勝方便，由惑世間漂有海，因此**傳佛**說**對法。**

     論曰：……然佛世尊處處散說阿毘達磨，大德迦多衍尼子等諸大聲聞結集安置，猶如大德法救所集〈無常品〉等鄔拕南頌。毘婆沙師**傳說**如此。（大正29，1b18-27）

     （3）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1〈1 分別界品〉：

     **論主意朋經部**，**於本處學心生疑惑。**所以於此《俱舍論》頌文，往往**置斯「傳說」之語，顯非親聞也**。（大正41，11b10-13） [↑](#footnote-ref-103)
104.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659：

     世親有西方系阿毘達磨的傳統，對於阿毘達磨論義，是非常崇敬的。**所不能同意的，只是迦溼彌羅論師所說──「阿毘達磨是佛說」的權威性。因為這是足以腐蝕阿毘達磨──重理性，重思考的精神，而流為宗派成見的點綴物。**所以首先喝破：「因此**傳佛說**對法」。撤除了思想上的束縛，然後讓不同的思想表露出來。 [↑](#footnote-ref-104)
105. 不（ㄈㄡˇ）：〔《廣韻》方久切，上有，非。〕同「否1」。（《漢語大詞典》（一），p.394） [↑](#footnote-ref-105)
106. 之：11.助詞。用在主語和謂語之間，取消句子的獨立性。《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自魏其、武安 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漢語大詞典》（一），p.676） [↑](#footnote-ref-106)
107. 圖：15.通「度」。法度。（《漢語大詞典》（三），p.665） [↑](#footnote-ref-107)
108. 概：16.全；一律。（《漢語大詞典》（四），p.1196） [↑](#footnote-ref-108)
109. 淳源：淳樸風俗的源流。（《漢語大詞典》（五），p.1410） [↑](#footnote-ref-109)
110. 馴致：亦作「馴至」。逐漸達到；逐漸招致。（《漢語大詞典》（十二），p.799） [↑](#footnote-ref-110)
111. 雜糅：混雜糅合。（《漢語大詞典》（十一），p.879） [↑](#footnote-ref-111)
112. 《印度佛教思想史》，p.2：

     迦尸（Kāśi）國的阿闍世王（Ajātaśatru），以「梵」（brahma）教授吠陀學者跋梨格（Bālāki）；毘提訶王庭以祀皮衣（**Yājñavalkya**）仙為中心，召開哲理的討論會。奧義書的勃興，由王家領導思想。 [↑](#footnote-ref-112)
113. 奧義書：梵名upaniṣad。音譯作**優波尼沙土**。為古印度之哲學書。係以梵文書寫，為師徒對坐密傳教義之書籍，故稱奧義書。為記述印度哲學之原本思想。蓋印度之宗教始於對吠陀之讚頌，其後以說明用法與儀式為目的之梵書興起，其中有一章名之為阿蘭若迦（梵āraṇyaka），奧義書即為說明此章而編述。（《佛光大辭典》（六），p.5439） [↑](#footnote-ref-113)
114. 《印度佛教思想史》，p.3：

     有人請問死後的歸宿，祀皮衣仙說：「此不可於眾人中說，惟兩人間可傳」（『布利哈德奧義書』（三‧二，一三）），所說的就是業。 [↑](#footnote-ref-114)
115.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節，第三項〈聲聞身而菩薩心的大德〉，p.371：

     **五事諍論，大天是宣揚者，而不是創說者**。大天是阿育王時代的東方大師，與上座說一切有系（說一切有與犢子部的母體），**可能曾有過什麼不愉快，所以說一切有部，說他犯三逆罪；將根本二部的分裂，歸咎於大天的五事**。 [↑](#footnote-ref-115)
11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9（大正27，510c-512a）。 [↑](#footnote-ref-116)
117.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9：  
     大天於後，集先所說五惡見事而作頌言：  
     「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大正27，511b28-c2） [↑](#footnote-ref-117)
118. 嬈（ㄖㄠˇ）：煩擾；擾亂。（《漢語大詞典》（四），p.407） [↑](#footnote-ref-118)
119. 《瑜伽師地論》卷27：

     **處非處善巧**，**當知即是緣起善巧差別**。此中差別者，謂由處非處善巧故，能正了知非不平等因果道理，則善、不善法有果異熟。若諸善法能感可愛果異熟法，諸不善法能感非愛果異熟法。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名處非處善巧。（大正30，434b6-12） [↑](#footnote-ref-119)
120. 《論事》卷2，第二品，第五章〈語發表論〉：

     今稱語發表論。此處，於預流道之剎那初禪**入定者發「苦哉」語**之邪執者，乃現在之**東山住部**等。（《漢譯南傳大藏經》，第61冊，215a3-4 // PTS.Kv.195） [↑](#footnote-ref-120)
121.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9：

     然彼大天雖造眾惡，而不斷滅諸善根故，後於中夜自惟罪重，當於何處受諸劇苦？憂惶所逼數唱「苦哉」，…**彼遂告言：「我呼聖道，汝不應怪。謂諸聖道若不至誠，稱苦召命終不現起，故我昨夜數唱苦哉。」**是名第五惡見等起。

     （大正27，511b20-28）

     （2）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節，第二項〈部派發展中的大乘傾向〉，p.367：

     這是傳說大天（Mahādeva）「五事」中的「道因聲故起」。**傳說：大天夜晚一再說「苦哉！苦哉」！弟子問起，大天說：「謂諸聖道，若不至誠稱苦召命，終不現起，故我昨夜數唱苦哉」。內心精誠的口唱「苦哉」，因耳聽「苦哉」的聲音，能夠引起聖道。這是音聲佛事，與口到、耳到、心到的念佛一樣。**大天的「道因聲故起」，只是應用這一原則。五識有離染，也就可在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時修道。 [↑](#footnote-ref-121)
122. 盡：2.竭盡；完。7.達到極限。（《漢語大詞典》（七），p.1453） [↑](#footnote-ref-122)
123.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9（大正27，511a16-c20）。 [↑](#footnote-ref-123)
124.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五章，第三節〈阿恕迦王時代之佛教〉，pp.90-91。 [↑](#footnote-ref-124)
125. 揆：1.度量；揣度。（《漢語大詞典》（六），p.782） [↑](#footnote-ref-125)
126. 之：15.介詞。相當於「諸」，之於。（《漢語大詞典》（一），p.676） [↑](#footnote-ref-126)
127. （1）《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45：

     說轉部（Saṃkrāntivādin）與經量部（Sautrāntika），或說經部（Sūtravādin），「有部說」是看作同一的。「銅鍱說」與《舍利弗問經》，看作不同的二部。依《異部宗輪論》所敘的宗義：「**謂說諸蘊有從前世轉至後世，立說轉名**」，是說轉而並不是經量。  
     經量部成立比較遲，要在十八部內得一地位，於是或解說為說轉就是經量部，或以為從說轉部生起經量部。**論上座部的早期部派，應該只是說轉部。**

     （2）《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一章，第一節，〈第一項 說轉部與說經部〉，pp.528-532：

     在部派佛教中，說轉部Saṃkrāntivādin，說經部Sūtravādin──二部的同異，有四類不同的傳說。

     藏傳Bhavya的《異部精釋》，三說不同：

     一、說一切有部的傳說，說轉部又名無上部Uttarīya。在漢譯的《異部宗輪論》，經量部又名說轉部；說轉與說經，是看作同一部的異名。西藏所傳，稱為無上部，漢譯《十八部論》（《異部宗輪論》的舊譯），曾這樣說：「因大師鬱多羅，名僧伽蘭多（說轉），亦名修多羅論（經部）」。這可見鬱多羅（無上義）是這一部派的開創者；無上部從部主立名。

     二、大眾部的傳說，但有說經部。

     三、正量部的傳說，但有說轉部。

     這三說，都出於《異部精釋》。

     四、銅鍱部的傳說，從說一切有部分出說轉部，後又分出說經部。漢譯的《舍利弗問經》，也是說為不同的二部。

     傳說是這樣的紛亂。從思想來研究，這都是說一切有部的分支，但二部是並不一致的。**《異部宗輪論》所說的宗義，是說轉部**。世友Vasumitra造《異部宗輪論》時，還沒有說到經部。**因部主得名，名鬱多羅部；從所立宗義得名，名說轉部**。等到經部成立而大大發展起來，要在部派中得到一席地，於是乎**從說一切有部分出的鬱多羅部，被傳說為修多羅部；於是乎漢譯有說轉部就是說經部的傳說**。

     （3）參補充講義〈※說轉部與說經部〉。 [↑](#footnote-ref-127)
128. （1）《印度之佛教》，pp.155-156：

     經量部之本計（說轉），立**法體常住之一味蘊**，作用生滅之根邊蘊，即此二者之和合，說「有勝義補特伽羅」，依此可說有移轉，與犢子之說同。……。**經部譬喻師，取捨其間，本一切有系假名我之見，而立於一心，故曰「離思無異熟因，離受無異熟果」。舉業果而安立於依心之假名我，「虛妄唯識論」之前身也**。

     （2）說轉部與經部學說之差異，詳參《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p.528-532、549；《唯識學探源》，pp.59-60、71-73；關於經部諸流派及其間學說之差別，詳參《唯識學探源》，pp.69-84。

     （3）案：說轉部屬於「三世有」或「現在有」學派之問題，印順導師於《印度佛教思想史》，pp.69-70中修正了早期著作的說法，認為其應是「三世有」的學派之一。導師早期著作的相關內容請參閱《唯識學探源》（1940），p.162；《攝大乘論講記》（1941），p.148；《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1951），pp.531-532。  
     ※專文探討：

     一、釋悟殷（2000）。〈從有部譬喻師發展到經部譬喻師之思想流變——記一段印順導師在佛教思想史上的特見〉。收於《「印順思想」──印順導師九秩晉五壽慶論文集》（頁27–62）。

     二、釋惠敏（2004）。〈印順導師之部派佛教思想論（I）──三世有與現在有〉。收於《中華佛學學報》17（頁19–44）。

     （5）關於說轉部與經量部之關係，請參閱《印度佛教思想史》（1980）**，**第六章，第三節〈經部興起以後的綜合學派〉，pp.219-220；《如來藏之研究》（1981），pp.187-188。 [↑](#footnote-ref-128)
129. 《印度佛教思想史》，p.208：

     《大毘婆沙論》中，說到分別論者──毘婆闍婆提（Vibhajyavādin）的，共有五六十則。有部的毘婆沙師，極力予以評破，所以被解說為不正分別者的泛稱。其實，分別論者或分別說者，是上座部（Sthavira）分出的兩大部之一──分別說部；分別說部再分化為四部：化地部（Mahīśāsaka），法藏部（Dharmaguptaka），飲光部（Kāśyapīya），赤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這四部，都可稱為分別論說者。赤銅鍱部遠在海南的錫蘭；流行印度的三部，就是《大毘婆沙論》所說的。 [↑](#footnote-ref-129)
130. 案：「多聞分別部」即「說假部」，參《印度之佛教》，第六章，第二節〈大眾系末派之分裂〉，p.107。 [↑](#footnote-ref-130)
131. 案：電子檔作｢，（逗號）｣，今依紙本改之。 [↑](#footnote-ref-131)
132. 十八九：1.十分之八、九。表示大多數。（《漢語大詞典》（一），p.812） [↑](#footnote-ref-132)
133. 渙然：2.形容疑慮、積鬱等消除。（《漢語大詞典》（五），p.1254） [↑](#footnote-ref-133)
134. 案：關於「現在有而是無為」之說明，請參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法體假實〉，pp.188-189、192；第三章，第三節，第一項〈無為常住〉，pp.213-214。《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一章，第一節，第一項〈說轉部與說經部〉，p.532。《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章，第三節〈部派思想泛論〉，pp.70-71。《華雨集》（第四冊），〈七、談法相〉（五），p.256。  
     關於「三世實有」與「現在有而是無為」二學派之對立，請參閱《阿毘達磨識身足論》卷1（大正26，531, a27-28）；《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3（大正27，65b）。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四章，第七節〈阿毘達磨識身足論〉，p.167。 [↑](#footnote-ref-134)
135. （1）《雜阿含經》卷8（第195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無常。**云何一切無常？謂眼無常，若色，眼識，眼觸，若眼觸因緣生受──苦覺、樂覺、不苦不樂覺，彼亦無常。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大正2，50a11-15）  
     ※另參《雜阿含經》卷8（第196經）。（大正2，50a24-b13）

     （2）《雜阿含經》卷13（第319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生聞婆羅門，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所謂一切者，云何名一切？」

     佛告婆羅門：「**一切者，謂十二入處：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是名一切。**若復說言：此非一切，沙門瞿曇所說一切，我今捨別立餘一切者，彼但有言說，問已不如，增其疑惑。所以者何？非其境界故。」

     時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奉行（大正2，91a24-b3）

     ※另參《雜阿含經》卷13（第320經）。（大正2，91b4-14） [↑](#footnote-ref-135)
136. （1）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p.b3：

     **一切有部是說三世有的，所以特說「云何一切有」。肯定的說：「以有過去色故」，「以有未來色故」，※1所以聖弟子要不顧戀過去色，不欣求未來色。這些，都是現存巴利聖典『相應部』（與《雜阿含經》同一原本，屬上座部中，分別說系的赤銅鍱部所誦）所沒有的。**

     ※1：《雜阿含經》卷3（第79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未來色尚無常，況復現在色！**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察已，不顧過去色，不欣未來色，於現在色厭，離欲，滅寂靜。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比丘！若無過去色者，多聞聖弟子，無不顧過去色；**以有過去色故**，多聞聖弟子不顧過去色。若無未來色者，多聞聖弟子無不欣未來色；**以有未來色故**，多聞聖弟子不欣未來色。若無現在色者，多聞聖弟子不於現在色生厭，離欲，滅盡向；**以有現在色故**，多聞聖弟子於現在色生厭，離欲，滅盡向。受、想、行、識亦如是說。」（大正2，20a11-22）

     ※2：另參《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一切有的定義〉，pp.91-95。

     （2）《雜阿含經》卷2（第55經）：

     **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印順導師：異譯作勝與劣）；若遠，若近：彼一切總說色陰。（大正2，13b15-17） [↑](#footnote-ref-136)
137. （1）《俱舍論記》卷1〈1 分別界品〉（大正41，8c6-7）；《大唐西域記》卷4（大正51，889c3-4）。

     （2）另參閱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p.98-99；《印度佛教思想史》，pp.41-42。 [↑](#footnote-ref-137)
138. 另參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166。 [↑](#footnote-ref-138)
139. （1）《大智度論》卷28：

     復次，有陀羅尼，以是四十二字攝一切語言名字。何者是四十二字？阿（a）、羅（ra）、波（pa）、遮（ca）、那（na）等。阿提，秦言**初**；阿耨波柰，秦言**不生**。行陀羅尼，菩薩聞是「阿」字，即時入一切法**初不生**。如是等字字隨所聞皆入一切諸法實相中，是名「字入門陀羅尼」。如〈摩訶衍品〉中說諸字門。（大正25，268a23-29）

     （2）《四分律》卷11：

     字義者，二人共誦不前不後，「阿羅波遮那」。（大正22，639a14）

     （3）《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卷1：

     文殊菩薩心中真言：「阿、羅、波、遮、那」凡人至心誦此真言者，猶誦天下藏經一遍也。（大正85，160a12-14）

     （4）《佛頂尊勝心破地獄轉業障出三界祕密三身佛果三種悉地真言儀軌》卷1：

     文殊真言下品悉地：「阿、羅、波、遮、那。」一字唵，慈臨(二合)萬事通用，是名出悉地，能生根莖遍滿四方，誦一遍如轉藏經一百遍。（大正18，913c10-13） [↑](#footnote-ref-139)
140. 另參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129。 [↑](#footnote-ref-140)
141. 請參閱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p.126-127。 [↑](#footnote-ref-141)
142. 《異部宗輪論疏述記》卷1：

     [已解脫更墮，墮由貪復還，獲安喜所樂，隨樂行至樂。]（《異部宗輪論》，大正49，16c）

     法上等四部執義別四，釋一頌以舊四釋：

     一、阿羅漢中有退、住、進。初二句釋退次，一釋住後，一釋進。

     二、三乘無學。初二句釋阿羅漢次，一釋獨覺後，一釋佛。

     三、四果有六種人：

     （一）解脫人。即預流初得解脫故。（二）家家人即第二果向。（三）一來果人。

     （四）一間人。（五）不還人。（六）阿羅漢已解脫，

     一、更墮。二、墮由貪，第四人復還者第三人。第三句第五人，第四句第六人。

     四、六種無學――退、思、護、住、堪達、不動。已解脫是第二人，更墮是第一人，墮由貪是第三人，復還是第四人，第三句第五人，第四句第六人。（卍續藏53，587a21-b6）

     ※另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51。 [↑](#footnote-ref-142)
143. 案：此指說轉部，而非說經部，二者應為不同之二部，如《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一章，第一節，〈第一項 說轉部與說經部〉，pp.528-532：

     在部派佛教中，說轉部Saṃkrāntivādin，說經部Sūtravādin──二部的同異，有四類不同的傳說。

     藏傳Bhavya的《異部精釋》，三說不同：

     一、說一切有部的傳說，說轉部又名無上部Uttarīya。在漢譯的《異部宗輪論》，經量部又名說轉部；說轉與說經，是看作同一部的異名。西藏所傳，稱為無上部，漢譯《十八部論》（《異部宗輪論》的舊譯），曾這樣說：「因大師鬱多羅，名僧伽蘭多（說轉），亦名修多羅論（經部）」。這可見鬱多羅（無上義）是這一部派的開創者；無上部從部主立名。

     二、大眾部的傳說，但有說經部。

     三、正量部的傳說，但有說轉部。

     這三說，都出於《異部精釋》。

     四、銅鍱部的傳說，從說一切有部分出說轉部，後又分出說經部。漢譯的《舍利弗問經》，也是說為不同的二部。

     傳說是這樣的紛亂。從思想來研究，這都是說一切有部的分支，但二部是並不一致的。**《異部宗輪論》所說的宗義，是說轉部**。世友Vasumitra造《異部宗輪論》時，還沒有說到經部。**因部主得名，名鬱多羅部；從所立宗義得名，名說轉部**。等到經部成立而大大發展起來，要在部派中得到一席地，於是乎**從說一切有部分出的鬱多羅部，被傳說為修多羅部；於是乎漢譯有說轉部就是說經部的傳說**。

     ※另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一節，第三項〈部派本末分立的推定〉，p.345。 [↑](#footnote-ref-143)
144. 演繹：1.推演鋪陳。2.由一般原理推演出特殊情況下的結論。（《漢語大詞典》（六），p.108） [↑](#footnote-ref-144)
145. 芳塵：2.指美好的風氣、聲譽。3.指名賢的蹤跡。（《漢語大詞典》（九），p.314） [↑](#footnote-ref-145)
146. 詳參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一章，第二節〈經部本師鳩摩羅多〉，pp.535-539 [↑](#footnote-ref-146)
147.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一章，第二節〈經部本師鳩摩羅多〉，p.536：

     鳩摩羅陀，約為**西元**二、三世紀間的大師。 [↑](#footnote-ref-147)
148. （1）《大唐西域記》卷3：

     呾叉始羅國，……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大正51，884b28-885a2）

     （2）《大唐西域記》卷12：

     **朅盤陀國**。……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群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樹，北有童受：號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眾，伐呾叉始羅國，脇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大正51，942a8-20）

     （3）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一章，第二節〈經部本師鳩摩羅多〉，p.537：

     呾叉始羅（Takṣaśīlā），為現在Taxila。在古代，為文學、醫學等著名的文化城，屬於健馱羅（Gandhāra）。這裏，本是譬喻師的活躍區，鳩摩羅陀生在這裏，對他的學風，是很有影響的。他因為朅盤陀（Khabandha）王的要請，到了朅盤陀。朅盤陀在現在新疆省西陲，塔什庫爾干（Tush-kurghan）的塞勒庫爾（Sarikol）。這是鳩摩羅陀晚年的事了。…西元三世紀初，大月氏的統治力，已大大的衰退。朅盤陀王的侵入呾叉始羅，一定是那個時候。  
     ※另見《唯識學探源》，p.69；《印度佛教思想史》，p.220。 [↑](#footnote-ref-148)
149. [原書p.122，n.1]參閱《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pp.330-354。 [↑](#footnote-ref-149)
150. 請參附錄。 [↑](#footnote-ref-150)
151. 《印度佛教思想史》，pp.43-44：

     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說：「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依晚期四大派的傳說，我覺得：大眾部的一再分派，以上座部三系（上座，說一切有，正量）所說的，相近而合理；反之，上座部的一再分派，大眾部所傳的更為合理。這由於對另一系統的傳承與分化，身在局外，所以會敘述得客觀些。對於同一系統的分化，都覺得自已是正統，將同系的弟兄派，作為從自派所分出的。這一「自尊己宗」的主觀意識，使傳說陷於紛亂。 [↑](#footnote-ref-151)
152. 支離：2.繁瑣雜亂。5.謂殘缺而不中用。 [↑](#footnote-ref-152)